通志堂經解

二12
1411
999

門 12
殘卷

東巖周禮訂義序

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羣儒經義最富
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
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
創新法盡傅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宮於是與王氏異者多
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潁濱蘇氏五峯胡氏殆攻王氏而并
及于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致太平之
迹陸陲謂爲羣經源本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
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巖
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殺而成王不果
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
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
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巖姓王氏

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祕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卒年九十有七

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編集條例

分序官目録於每職之前欲因爵之尊卑權之輕重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知所職之事安在

諸家説經先後以經文爲序

諸家先訓詁次文義倣朱文公語孟集注例

或諸家説同注疏不甚分明者只録諸家之説

諸家辨析字義敷演旨意可以補前説者倣呂氏詩記注其下

諸家解文或牽引枝蔓止留其主意餘繁文亦不録

諸家説只取其至當者低正經一字寫其餘説亦可取倣東萊讀詩記注其旁如所説未明經旨雖注疏不録至辨其不然及自出已見者以愚案爲別

諸説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説數官本末

見於末官之後或總論六十屬大意則各具逐官之末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爲政以此之學著而爲書故能爲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遠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後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

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脩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瀆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荊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

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子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眞德秀書

周禮訂義後序

東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己見爲訂義若干卷眞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贅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束擔弛日以竢予文遂勉爲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最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眞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嗟歎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

邑其自時中乂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憖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比時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歆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殺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古汴趙汝騰茂實序于

卷末

行在祕書省牒温州

勘會本省準

尚書省劄子節文祕書省備奉

聖旨臣僚奏乞劄令州縣守宰多方詢問寄居官及士庶之家撰述修纂未進之書備禮求之令所在州軍於係省錢内支撥收買紙札雇人印寫二本一樣如法裝背申發赴省收藏内一本用黄帛裝背祗備

御前宣取

右劄付本省照應施行當省今訪聞得温州樂清縣王與之字次點有周禮訂義眞文忠公序有刊本請照已降

聖旨指揮事理疾速
申發前來祗備
御前宣取須至公文
牒請詳牒內備坐
聖旨指揮疾速印造或謄寫裝背申發勿請違滯謹牒
錢內印造或謄寫各二部裝背

淳祐二年六月　日　牒

朝奉郎祕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盧　壯父
奉議郎祕書郎兼宗學博士陳　晉接
奉議郎祕書丞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焦　炳炎
朝奉大夫祕書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曾　宏迪
祕書監關

温州

近準
祕書省牒訪聞本州樂清縣王與之字次點周禮訂義印寫各二本內一本用黃帛裝背祗備
御前宣取事所準
指揮本州繼即遵稟關所屬印寫到樂清縣王與之周禮訂義計五十冊印本二十冊寫本三十冊用黃帛裝背作二盝今專差兵士潘阜賫發見到合具申
聞者
右謹具申

祕書省伏乞
照會謹狀

淳祐二年十一月日承直郎温州軍事推官施　洽　狀

承直郎温州軍事判官周　夢發

承務郎特添差通判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趙　與薇

朝奉郎通判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趙　貞夫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趙　汝騰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趙　汝騰

右臣汝騰竊準

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

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貳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録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爲訓義以行于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營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説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眞德秀擊節是書爲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

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
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
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
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眞經
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
朝適會
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
聞欲望
聖旨下
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
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淳祐二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直寶章閣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

三年正月初六日奉
聖旨下祕書省宣入十八日奉
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

都司擬上

照得温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
爲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祕省取其書守臣上其
名與獻書自鬻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

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祕書省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張南軒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經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爲無窮之事業也○又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愚案已上論周公作周禮本旨

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孔氏曰周禮每官言其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爲定法授與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旣滅淮夷成王乃以周公所制周官六職頒示羣臣以此告之○鄭康成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鄭鍔曰以客語攻之周公營洛乃是欲使成王自服下土中亂爲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書以授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蓋爲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始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語始有所歸其它疑非周公全書皆可以意曉

愚案已上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

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閔元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杜預曰韓子所見皆周之舊典禮經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魯猶存

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孫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眞以爲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遼邈雖使先王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案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上篤親賓客保小民謁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捨此書將焉取之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戰國已亡

賈氏曰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爲至孝成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刻序著于錄略然亡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方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遭天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案藝文志成帝時以書散亡使諸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

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總羣書奏七略歆之錄在
哀帝時馬融廼云成帝命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
錄略成帝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
父所脩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太中大夫鄭少
贛興及子大司農仲師衆故議郎衛次仲宏侍中賈君
景伯達南郡太守馬季良融皆作周禮解詁二鄭同宗
大儒明理于典籍恢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
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贊乖辯
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然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于鄭
玄附離者太半故林孝存以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
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
之書唯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
能荅林碩之論難以爲訓注使周禮義得通焉

愚案已上見周禮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

論周禮綱目

程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張氏曰周禮惟太宰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記得此復忘
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蛇龍搏虎豹用心力看方
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處天下之大難孔子常語弟子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不可徒行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朱氏曰制度之書惟周
出於一手謂周公親筆作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李景齊曰仲長統
以爲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蓋禮記所記
多有春秋戰國間事不純乎唐虞夏商周之制故王制紀朝覲爲文
襄時事月令說太尉官名爲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于周禮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與儀禮禮記不同

朱氏曰周禮好看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陳及之曰周禮一書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馬教戰之法或考工記後之作史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書有周公之舊章有後來更續者猶風雅頌通謂之周詩皆言詩命通謂之周書也信之者以爲周公作不信者以爲劉歆作皆非也　高元

論五官目錄

陳君舉曰讀周禮須熟讀五官目錄次知所屬有定局更將西漢百官志及歷代官志與今官制參攷但其時須知尊卑貴賤緊慢親疎不同謂如內宰一職乃士人爲之至秦漢時便爲大長秋有大長秋猶存此職東漢以來豈復有此又如醫師食醫等職周官時士爲之至本朝御藥院是和安大夫或承宣使宣徽使領之便見得緊慢尊卑貴賤之意須是以此考校古今識得徹底方可讀

愚案此說所以分目錄於每官之首令學者易見

論天地四時官名

愚案成周所以取名天地四時者非必曰掌天地四時之事上古雲龍鳥火之號固因天道以建官至唐虞推廣是意其職漸分故堯之官亦不止羲和四子舜之官亦非專掌天地四時陳止齋曰自顓頊有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之官至堯分爲四職上掌天時下兼人事以書之命辭考之知其猶在王朝預聞政事此天人之合也至成周此意漸分取義和四職分配於六卿是以虛名加實職求其名官之意皆號云耳

論公孤不列於六職

呂氏曰案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見得公孤之分不同周禮一書惟

三公不見何故自冢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默然無爲坐而論道所謂司萬化之原者不是耳目經歷簿書期會之計非有司繩墨所能制只去本原上整頓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處何嘗去空虛眇茫處理會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一都一俞論道之間使人主果識本原於此上轉得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寧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弘大三公之化陰陽以氣言天地則有形燮理在其上寅亮在其下公卿之分於是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於孤言之而公之職不與者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尊之至也

論官職多寡

王昭禹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又增爲三百六十先王建官或多或寡非矜異也稱事之繁簡帝者之世其事簡故百官足矣王者之世其事繁故夏商倍之至周禮樂大備增而爲三百六十不如是則事繁而不舉官之多寡亦各趨時而已矣

陳及之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爲額然職事員數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爲準以小乘多皆以五百人爲額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可也何者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史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周禮所云二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

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
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
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
公矣○呂氏曰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則
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源可離非道也由是推之
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略
則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
茶徵茶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
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戎僕戎右有
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
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
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
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爾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
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

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耳又六卿內治一宮外兼一
鄉則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宮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
也齊威公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
軍且爲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爲僕大夫晉悼公令戎
御屬校正司右屬司士皆古人之制也或者以書謂唐
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
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之建官不能遠過夏商與其
有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
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指在朝者也若總千里之內
安能勝其事哉今考六官中大率在朝廷者什之二三
耳其他則分散甸稍縣都之內與尚書無甚戾或者又
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
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

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抵官吏至二萬三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祿則十五萬家之人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也殊不知鄉遂之官吏皆土居人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攷在他處且鄉遂人數勢不可得兼者則各置焉李景齊曰古人自抱關擊柝而上皆以下士爲之無非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人此成周建官之美意

論六官次敘先後

陳君舉曰凡六官敘官之法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內外饗同主造食如此者皆是類聚故連類敘之二則次敘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故宮正等士官在前

內宰等大夫官在後

論六官所屬交互

陳君舉曰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治官掌之邦國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今自朝廷以上繼悉皆歸於大宰自國中以及近郊遠郊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撢人凡邦國之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略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謂其皆刑獄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甸稍縣都郡國四方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

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
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
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
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
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用之事自大府至掌皮
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
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
祿府史胥徒之稍食審上宿衛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
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
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
者自漢以來凡禮事皆屬大常兵事皆屬將軍光祿勳
中尉刑事皆屬廷尉其分量職守較然不紊然臨事之
際反不免遺闕先王設官如此當時不見文移而復職

事侵紊之患何也六官之設雖各有司存然錯綜互見
事必相關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
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輅復命而致
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
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書勳
夫諸侯之國惟三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周法也
後世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
財並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得擅節而廢曠多矣
又曰古之體羣臣者何其均也大祭祀特一事耳大宰贊
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奉玉盞司馬奉牲司寇奉明
水火六卿聯事亡所次第居則六卿各掌其一不但司
徒出則六軍各掌其一不但司馬至列職授任各司其
局則相須而不相奪莫尊於冢宰而朝覲會同必大宗

伯爲上相司徒居四民而軍旅田役之事使其屬受今於司馬若夫諸子固夏官之屬耳掌國子之倅雖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司寇蒞誓書六官皆受其貳小司寇登民數雖冢宰制國用亦不過貳之而已蓋由上公至百執事其班爵有差而各宿其業其職掌有小大而各得行其志故其士條達展布自盡以奉上而無詘於形勢約束之患官師相規不爲讒慝僚友相稱不爲比黨上有違德朝有闕政亦皆敢於諫諍譏刺而無忌諱考之於詩祈父作於爪士大東作於譚大夫小弁作於太子之傅甚者傷讒之刺寺人孟子能之鑄無射之諫伶州鳩能之此無他上待之也均而下報禮重當時朝廷邦國之間所以遇下亦致其敬今夫鄉飲酒與賓介獻酬矣雖主人必獻工祭既與鄉大夫士餕矣雖君

必畀煇庖翟閽故宣王中興吉甫有大功於南征而其來歸飲御諸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中興功臣略見於二雅張仲不知爲何官未有著名於世而吉甫凱還之卒章歸功於仲若曰微斯人無以及此者嗚呼盛矣

又曰師保內朝之官非直地官之屬司士治朝之官非直夏官之屬朝士外朝之官非直秋官之屬而分隸於三卿者何也立政三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事凡蒞事者也牧凡長民者也準凡法令者也（注疏以準但爲獄官非是）中外之宮略具是矣而三宅之設惟準人常重於他官非號令之所出則憲章之所存人主威福於是行焉而宅事宅牧之所受要束承風旨者故王事鞅掌嘗病於出入風議之臣陵三軍者懼朝廷之儀居勢使然先王知其患

將至於偏重而官失其守於是位至準人布之三朝而
不專鄉於一官本夫司會以法裁定邦計者也則隸天
官太史以典法則計羣吏内外史書王命者也則隸春
官至於師保職在内朝若漢諫大夫則地官領之司士
職在治朝若漢殿中御史則夏官領之朝士職在外朝
若漢司隸校尉則秋官領之且冢宰莊百官則五官皆
司存也其屬或爲史得以辭令道上指意以賞懲其下
或爲師保得以道德勸迪其上且正救其遺闕或爲司
士莊羣臣之朝見或爲朝士莊諸侯之會同是故號令
所出憲章所存五官皆與聞之無偏而不舉之處故三
朝適平而百官正先王之意非徒以是互相伺察迭爲
長伯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故也嘗觀於經周之大
事同召六卿師氏與焉立政卒篇獨告太史詩人刺皇

父亦曰聚子内史楊維師氏小司寇敘制國用以内史
司會冢宰並稱文王世子記外朝之政曰司士爲之凡
此皆以準人故特言之假如六官專鄉一卿則宅事宅
牧將爲冗曹而體羣臣之道虧矣他如職方氏以下宜
不隸司馬行人以下宜不隸司寇亦錯置二卿之間大
抵類此自此道不復見凡主意所嚮小臣百司遂擅朝
政若秦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
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且有所謂加官所加或列
侯將軍獨在禁中而公卿不與至於漢有百官以下事
大將軍冢奴視丞相亡如者甚矣後世之不師古也

周禮訂義序目

編類姓氏世次

永嘉王與之次點集

漢

杜氏子春見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氏興字少贛河南人見本經注今作鄭氏

鄭氏衆字仲師見本經注今作鄭司農

鄭氏玄字康成見本經注今作鄭康成

唐

賈氏公彥見本經跡今作賈氏

崔氏靈恩閒有數說今作崔氏

國朝

劉氏敞字原父立說見七經小傳今作劉氏

臨川王氏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南康劉氏恕字道原閒有數說今作劉氏

明道程氏瀛字伯淳有數說
見語録今作程氏
伊川程氏頤字正叔間有數說
見語録今作程伊川
横渠張氏載字子厚秦人有數
說見語録今作張氏
龜山楊氏時字中立惟辨王荆公數十
處及語録有數說今作楊氏
王氏昭禹字光遠有詳解用荆
公而加詳今作王昭禹
陸氏佃字農師採之禮
記解中今作陸氏
南城李氏覯字泰伯有周禮致
太平論今作李氏
禮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閩中大槩用三禮圖
或立新說攷證最明今作禮圖曰
禮庫未詳誰氏今
作禮庫曰
建寧胡氏安國字康侯間有
數說今作胡康侯
五峰胡氏宏採之語録并
集中今作胡氏
陳氏祥道有禮書見於
禮圖今作陳氏
劉氏彝字執中有全解號
以中義今作劉執中

方氏慤採之禮記解
中今作方氏
三山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全解祖荆
公昭禹所說今作林氏
三山鄭氏鍔字剛中有全解淳熙
十年經進今作鄭鍔
四明史氏浩字直翁有天地二
官講義今作史氏
建安朱氏熹字元晦見集
中今作朱氏
東萊呂氏祖謙字伯恭士人傳其集
解內有數說今作呂氏
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龍有
釋疑今作薛氏
永嘉陳氏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
及經進四篇今作陳君舉
永嘉鄭氏伯熊字景望文集有
數說今作鄭景望
劉氏迎間有數說
今作劉迎
王氏未詳誰氏建陽作王狀元
詳說刊行今作王氏詳說
永嘉楊氏恪字謹仲間有辨
疑今作楊謹仲
永嘉陳氏汝之間有辨
疑今作陳及之

山陰黃氏 度字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今作黃氏

永嘉鄭氏 伯謙字節卿有太平經國書刊行今作鄭節卿

括蒼項氏 安世字平甫間有數說今作項氏

莆陽李氏 叔寶字鼎齋有周禮精意刊行今作本鼎齋

龍泉葉氏 適字正則有數說見習學記言今作葉氏

長沙易氏 祓字彥祥有周禮總義皆推廣諸家說今作易氏

金華薛氏 衡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今作薛平仲

天台陳氏 用之有考工解今作陳用之

鄭氏 敬仲間得數說今作鄭敬仲

廬陵周氏 必大字子充有西義數條今作周氏

永嘉曹氏 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稟人講義今作曹氏

永嘉林氏 椅字有周禮綱卧於開禧間曾進

金華趙氏 溍字有蘭江考工記解今作趙氏

永嘉陳氏 汪字蘊之集傳中間有數說今作陳蘊之

永嘉李氏 嘉會字子華有小集今作李嘉會

山陰孫氏 之宏字偉夫有小集今作孫氏

已上共五十一家以氏言者或同姓數人以前說者為氏 若前賈姓止有賈公彥故曰賈氏之類 或一姓一人以其姓為氏前故言鄭興為氏之類 以官名者別前說之出氏別後說之出名字 若鄭衆以司農言前以別鄭興之言氏後以別鄭康成言其字鄭玄言康成以別鄭興先言鄭氏之類 以名言者不詳其字同姓之已稱氏 若鄭玄言康成以別鄭興先言鄭氏之類 以名言者不詳其字

天官冢宰

愚案天於萬物無所不覆冢宰於百官無所不統以冢宰而屬之天官俾帥百官以亮天工歟

賈氏曰爾雅曰山頂曰冢冢於地特高大也○王氏曰冢以制割調和衆官故號曰列職於王則冢宰與六卿同謂之大百官總焉則太宰於六卿獨謂之冢

賈氏曰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曰宰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王氏曰宰以制割調和爲事其乃匕者亦謂之宰

惟王建國

鄭康成曰建立也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愚案先儒見周公作洛而不遷以爲洛邑之作乃朝會諸侯之地嘗攷自古帝王都邑黃帝都涿鹿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堯都冀州舜都河內禹都平陽湯都亳多不得天地之中而轉徙無定所周自文王興于岐建都止在豐鎬道化之行僅及江漢汝墳之地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召卒相與營之將以建大中立皇極一民志而定大業也然營之而卒不遷意者宅洛之制度未成周公不幸而亡也何以見之周官之作周公方整齊六典爲宅洛計即繼之以周公在豐將沒魯世家亦以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王此議者周公也故垂死一念不忘在洛公死其規模不獲究矣不然自周至洛幾何里五服諸侯四時朝于天子者不絕當其朝也必見於祖廟射于射宮始之以享繼之以燕其禮甚詳且悉借使營洛爲朝諸侯之地而成王自都宗周則周之君臣將奔走之不暇矣

辨方正位

鄭康成曰辨別也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

王氏曰既辨方矣於是立小廟於左立社稷於右立朝於前立市於後此謂之正位

體國經野

鄭康成曰體猶分也○李嘉會曰經野必有本以國爲體則左右遠近之序得以次而達之如王朝處於中則九服之畿可以區別於遠於外王國處於中則九經之涂可以經緯之里數○項氏曰爲經界耳

黃氏曰體國以經理田野辨王畿方千里周人合東西都爲王畿地形不能正方短長相補以充足之設關於郊關

以內爲國自甸以往爲野六官之首皆言此者六鄉分王

六鄉

鄭司農曰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王氏曰宮城門闈堂室國者莫不有體此之謂體國井牧溝洫田萊之類遠近多寡之數凡在野者莫不有經此之謂經野之類高下廣狹之制凡在野

設官分職

王氏曰設官則官府之六屬分職則官府之六職○劉執中曰設官謂分二百六十職以司三百六句之事○王昭禹曰官言其所司之人職言其所掌之事

以爲民極

愚案先儒或以極爲中或以極爲至要知惟中而後能極而極者中之至也猶天之極衆星拱焉猶屋之極衆材萃焉極處未嘗不中所謂中者莫能加毫末於此也王者宅中建國四方輻湊至斯爲極必辨方以爲廟社朝市之正體國以爲鄉遂田野之經官由是而設職由是而分內外相維小大相濟治教禮政刑事靡不畢舉何往非爾民之極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經以建國爲極也書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又見聖人爲斯道之極也以皇極之道立民極之制其惟成周乎

總論

鄭鄤卿曰周公之序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下每終之以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民何以遽取極於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初無精粗本末之間有如王之立朝后之立市朝之居前市之居後公卿大夫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人見其爲辨方正位而已經涂之九軌而野涂之五軌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都之經涂體環涂焉諸侯之經涂體環涂焉人知其爲體國經野而已朝

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則有罰二鄉則公一人一鄉則卿一人由此而統六遂由此而倡九牧人知其爲設官分職而已孰知其所以定民之志而爲教之大者固在此耶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侔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焉而尺寸不敢踰所以習民於尊卑等殺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何往而非爲民極哉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鄭節卿曰冢宰一官其屬六十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謂之天官何也曰以虛名而加實職所以寵而尊之也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也其誰曰人事之非大理也加大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至其責大臣也深

鄭鍔曰治典所治不一非僚屬其孰助之然亦在爲之長者有以帥之孔子曰子帥以正使帥其屬欲其躬帥之也

鄭康成曰掌主也○鄭司農曰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禮庫曰五官云教禮政刑事只是一事惟冢宰無所不理故謂之治

以佐王均邦國

鄭康成曰佐助也○呂氏曰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爲主在商謂之阿衡平之之謂也○禮庫曰天下壁言如物冢宰譬如持衡令輕重得其平故曰均○王昭禹曰均平之至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不過欲均平天下之不平者爾四海之內貴者貴賤者賤耕者耕織者織士農工商鰥寡孤獨事事物物咸適其宜是宰相均平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

宰相之大綱

林氏曰均邦國者舉近以明遠均四海者舉遠以明近

項氏曰小宰之均財政典之均萬民均人之均地政土均之平土地之政無非均也其所均者小此皆下之所得專也

治官之屬

賈氏曰此一句總與下六十官爲目也

大音泰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愚案王者之官公卿太夫士而已自王室衰諸侯僭其後列國之大夫皆僭稱卿故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或者因周官目録以中大夫爲小宰不見上大夫遂以卿爲上大夫乃引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之說不知王制非周之制或者謂戰國之人爲之又引晏嬰之言爲證不知晏嬰言惟卿爲大夫謂今之大夫古之士也惟今之卿斯爲大夫耳此語甚明注家慮與傳牾乃謂其遜辭以荅家老此豈平仲之旨若以卿爲大夫則是抑六卿而爲上大夫以實上大夫卿之言耳蓋卿自是卿大夫自是大夫豈可以目録無上大夫而指卿即是上大夫呂東萊謂周禮書卿了便無上大夫只書中大夫下大夫至春秋如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見得制度壞處

林氏曰冢宰三公之任而命以卿蓋卿爵也冢宰官也其爵則卿其官則三公有以兼之故周公以大師位冢宰召公以大保位冢宰（胡氏曰春秋書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正百工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端揆之職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揆

愚案大宰既以宰名官小宰宰夫亦以宰名者蓋皆主調和之義但大宰總其大綱小宰貳之宰夫攷之皆推行大宰之治均名以宰何嫌況有曰大曰小曰夫之別乎即小司馬以後參之可見

鄭康成曰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王昭禹曰以命數推之天子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元士蓋三命中上二命下士一命也周室之內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言旅者則衆故也衆則卑惟上所令使從人而不自用故曰旅下士）

賈氏曰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爲王臣對下文府史胥徒官長自除辟者非王臣也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府治藏史掌書者胥謂其有才智爲什長（賈氏曰什長謂一胥十徒也周室之內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雖不爲什長皆是有才智之稱○陳君舉曰徒即今胸從也）

王昭禹曰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有市賈之事則置賈

王氏詳說曰胥一而徒十府一而史倍此例之常也若夫御史則史多而又在府上者以所掌替書之數多也角人羽人則有府而無史者以當職文書之數少也腊人之類有徒無胥者以當職事小得徒足矣不假於胥也食醫瘍醫獸醫則府史胥徒並無者以當職事絕少自爲之足矣

曰奄曰奚云者以宮中之事當用奄者與官女耳此酒人漿人籩人醢人之類所以曰奄曰奚而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間於其間者此也曰賈人者以其出納之吝當有主市買而知物價者此庖人太府玉府職幣之類各有賈人而載師亦有所謂賈田者此也

陳君舉曰王金陵論府史胥徒謂成周用人流品不分非也古人用人無他途自公卿大夫之子弟皆養於學宮以

備宿衞考其德行而升進之自鄉遂侯國凡占名數而爲民者亦攷察於鄉里以擇其天民之秀異者節級而升之故受命爲士儻不由此者終不得以通籍於仕版故以天子之子猶不得仕者記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至於上之不可以爲士下之不止於爲農則任以府史之職司士所謂以久奠食者此也勾須守藏猶見於春秋之世蓋不比胥徒之流更迭爲之而均謂之庶人在官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

胡氏曰太宰所掌而特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鄭鍔曰虞史載堯舜大道之常名其書曰典典言常道也蓋聖人以道制法行於聖人之身則爲道著於天下之治則爲法道載於書傳萬世而不刊法出於道通萬世而可行名曰典如此而已○王昭禹曰六典則治教禮政刑事之書也六官雖分職掌六典大宰則合六典之書而建之蓋治之於教禮刑政事猶道之於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皆不離乎道則教禮刑政事皆不離乎治也

以佐王治邦國

愚案大宰雖兼六典然其官則治官職則治職故其佐王者特治邦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王昭禹曰楊子曰大作綱小作紀蓋紀者綱之目而係乎綱者也

楊氏曰諸侯之治邦國有節制焉故治典須其六經而已庶務得以自治也

禮庫曰治典則言無所不治也其他如邦國官府百官萬民曰安教擾曰和統諧曰平正均曰詰刑糾曰富任生亦

各就其所掌事上說若是大宰則曰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經是經理之治是平治之紀是紀綱之固與諸卿不同矣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而小反萬民

王昭禹曰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國危矣故曰安邦國

鄭鍔曰官府教之所自出不知設教之意安能教人故言教官府

鄭康成曰擾猶馴也○愚案擾若擾龍之擾○呂氏曰所謂教者非是約束人物事擾之一字乃是司徒之大綱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撫摩而入之之謂也畜養而寬之之謂也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反萬民

呂氏曰禮有自然條目幽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燦然有經處便是和若非禮則乖爭陵犯上陵下替豈能一日和

黃氏曰統言尊卑上下有所統也○賈氏曰天官云治官府地官云教官府夏官云正百官秋官云刑百官皆作本職言之至春官不可云禮百官禮所以統攬萬事故云統百官也

王昭禹曰書於八音言克諧於神人言以和蓋八音清濁小大其音不同當合而和之故言諧則諧詳於和可知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王昭禹曰物各當其分之謂平○鄭鍔曰諸侯之不平者或敢憑弱而犯寡或敢暴內而陵外或敢犯令而陵政或敢貪固而不服政典有九伐之法則正之侵之削之杜之壇之斯有以平之也平如平土地然使無高下之殊

王昭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鄭鍔曰治民無政則役使不均矣賦斂不均矣近者或重而遠者或輕矣富者或免而貧者或困矣政典有九法施

貢分職以任之簡稽鄉民以用之均守平則以安之斯有以均之也均如均財然使無多寡之偏

五曰刑典以詰（起一反）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鄭康成曰詰猶禁也書曰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昭禹曰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詰四方則詰者加以威讓而已則詰於刑爲略○（鄭鍔曰諸侯有命位之尊有民社之重苟俟其過惡已彰而加之以刑則至於大刑用兵可也故刑之所用不同乎萬民知其有過惡之萌而先有以詰責之詰其所以然杜之於其始也）

鄭鍔曰百官行人之法法之所行當自貴者始官不畏刑則舞文弄法矣故曰刑百官

王昭禹曰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則糾於刑爲詳○（愚案糾者察之也詳也聖人慮民不循乎理而麗乎法故刑之所設別爲條目每事而加察之俾民入孝出悌內睦外嫻謹行信言敬事敏功動由乎禮法之中無微疵細過抵冒乎刑者此刑典糾民之意也）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愚案事典乃司空之職書言司空居四民時地利所謂事者非止如今考工記之補亡止言百工之事也民各有職職各有事民以其職而治其事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邦國之富實基於此如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馴致國家殷富之福後世急於富國而不知民事若季氏之富於周公其得罪於周典深矣

王昭禹曰因其力之所勝而任之以事故曰任百官

鄭康成曰生猶養也○鄭鍔曰萬民不能以自生上之人教使爲農工商賈以爲衣食之資然後得以仰事俯育而免於溝壑之歎此其所以生之歟

總論六典

賈氏曰治典教典禮典以下曰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也六官之屬六十而

得稱百官者舉全數也○黃氏曰冢宰司徒二府對立與四卿不同周公爲常使二官分陜而治事任甚重治典教典稱官府禮典而下稱百官冢宰之治司徒之教於官府無所不行也禮政刑事百官有其職則承之○鄭節卿曰府之爲言百官之所聚萬化之所關也故大宰司徒獨曰官府

呂氏曰周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會要處下面雖衆把握管鑰皆在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制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司徒自唐虞時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乃是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敷布之天下之常道惟此五者此古今之達教不可易也宗伯天地人之禮無所不掌正禮記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天下之事有治以均之有教以擾之又以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亦已盡矣其間或有敗常干紀不循禮法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職之司寇以此見王者之治不倚一偏欲有以開導之又有以警畏之如天地之有雨露必有霜雪有春夏必有秋冬天下之理未嘗不相對何嘗少一件得莊老乃謂德衰然後有刑緣其不識天地陰陽之化所以如此說司空一官居終何故蓋有前五件了然後民可得其居得其養若無前五事民雖有棟宇無緣得居雖有穀粟無緣得食夫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有所治者也欲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兵事興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有司之法在故五曰

邦刑民之遷善遠罪然後可永奠其居故六曰邦事終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爲治之體上下
相統内外交應本末具舉則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
天下雖廣會合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
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
何也網固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
子冢宰之與六卿並居六職一也
以八濛古法字治官府
鄭鍔曰官府者治之所由出故治官府者不可無法法不
行於官府民不可得而治矣周家於此別立八法誠以致
治必自此始故也有官必有府官則其所命之名也府則
官之所居也此句即注疏入衆而事叢非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本
數末度各得其理大綱小紀不紊其條何難致治哉此其
別所以有八也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鄭司農曰官屬謂六官其屬六十小宰曰以六屬舉邦治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鄭司農曰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曰以六職辨邦治○王
昭禹曰官有職則事各有司存故曰辨辨者因其列職而
分之也
三曰官聯音連以會官治
鄭司農曰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
之聯謂聯事通職相佐助小宰曰以六聯合邦治○鄭鍔曰事之煩者
如祭祀賓客田役斂弛之類非一職所獨任官各有聯則總衆異以爲同治不患其難會也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王氏詳說曰官屬則小宰所謂六屬矣官職則小宰所謂

六職矣官聯則小宰所謂六聯矣官成則小宰所謂八成矣官法者其小宰之所謂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乎官刑者其小宰之所謂令于百官府曰不聽王命國有常刑乎官計者其小宰之所謂六計弊羣吏之治乎惟官常之名不見於小宰而見於宰夫宰夫八職曰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則是官常者數之謂也如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矣其他常數皆此類也大宰正也故官府之八法皆治之小宰爲貳宰夫爲攷分治大宰之事也

劉迎曰書言常伯常任而繼之以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蓋此之官常也常伯官之長常任官之任事者皆有常職如三百六十官之職不可以數計也夫有常職以事於上乃可以聽官治故列之官職官聯之後而治始可聽歟

九曰官成以經邦國

鄭司農曰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曰以八成經邦治○王昭禹曰始終無虧之謂成言成則事之終始皆一定而不可虧矣蓋此居簡稽版圖傳列之類其事皆有一定之成體聽萬民之治則以此經之而已故曰以經邦治

六曰官濛以正邦治

鄭司農曰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王昭禹曰既曰以八法治官府又曰官法以正邦治者蓋八法者治官府之大法官法者百官各有奉行之法也若大宰垂治象之法司徒垂教象之法六官之屬所承以治事者無非法也以其施之於官故曰官法百官各循法以治事則無侵官之冒無離局之姦治由此而各正於一矣故曰以正邦治○鄭鍔曰有大宰之八法有一官之官法宰夫之職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乃大宰之八法也又云司掌官法以治目乃一官之定法也名曰法則同所以爲法則小大不同也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鄭康成曰官刑謂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王昭禹曰所以治天下者謂之邦刑所以治官府者謂
之官刑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又曰鞭作官刑是以古之
在官者必有鞭刑以儆之然古者刑不上大夫則官刑之
所施者自士而下故也
八曰官計以弊必世反邦治
鄭康成曰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弊斷羣吏之治也○
王昭禹曰弊有審斷之意司寇曰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
斷之萬民之獄訟以邦法弊之則弊詳於斷矣

總論

王氏曰官常官聯雖六官之通治而各致其一官之治故
言官治以別之餘則雖各致一官之治六官相待而成故
言邦治以包之

李景齋曰周人責吏治之法既有官屬以舉之復有官職
以辨之既有官法以正之復有官常以聽之既有官成以
經之復有官刑以糾之有官計以弊之其詳至此自無不舉之職矣尤必
其才待吏雖以其誠而所以震厲考察之意尤不敢廢於
馭吏之日亦足以見先王設官以爲民者如是其拳拳也
唐虞考績成湯制官刑即此意
以八則治都鄙
鄭康成曰則亦法也○陳君舉曰典法則皆是一事恐文
籍多難辨異其名耳欲辨其爲邦國都鄙官府文字○鄭鍔曰都鄙
地不出王畿之外非如邦國諸侯得以自治其國故王朝立爲設施之則使之
事事取則於此焉則如書所謂有典有則之則法如今之律令則如今之格式
鄭鍔曰以其有先君之主故曰都○鄭康成曰都之所居
曰鄙○王氏曰書曰建邦設都春秋曰齊人伐我西鄙鄙都鄙者
以其有邑都焉此謂之都以其在王國之鄙則謂之鄙

鄭康成曰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
聃畢原之屬在畿内者（賈氏曰謂三等采地載師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
陳氏曰先王建都鄙以爲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而
居畿内焉其外有封疆溝木之固其内有城郭市朝社稷
宗廟之别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
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之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
在鄉也
易氏曰秋官設都則之職專掌此八則之法然謂之都則
而不言家則何也考大宗伯九儀之命惟五命以上然後
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則而未與賜則之數故
采邑謂之家而不謂之都若鄉以六命爲小都公以八命
爲大都此所以置都則焉由是觀之八則通用於三等采
邑而以都爲主故總而言之曰治都鄙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鄭康成曰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也（王氏曰凡造都鄙
必先立宗廟社稷諸神之祀故八則首曰祭祀以馭其神
祭祀以馭其神則其神之所享惟祭祀之從也若夫典祀
弗舉淫祠無禁巫祝費財妖昏傷民非所以馭其神也（林氏曰所謂門閭貿乾水溢疏之置社稷是矣也）

二曰瀘則以馭其官
鄭康成曰法則其官之制度（賈氏曰謂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皆不得僭也）（王氏詳說曰尤氏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則都鄙亦自有官吏矣）八則爲都鄙之大則法則者特馭其官之則耳不曰則而曰法則者蓋對言法則法爲詳則爲略連言法則法亦則則亦法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鄭康成曰廢猶退也退不能者舉賢而置之○王氏曰以廢置馭其吏則吏之所治惟廢置之從也若夫治不時考政不歲會勤不保置忌不患廢非所以馭其吏也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鄭康成曰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楊氏曰自鄉論秀士而升之於司徒自司徒升之於學曰造士而後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於司馬曰進士則所謂士者未嘗有祿位也司馬論辨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祿位不可得也故以祿位馭之（黃氏曰自一命以上皆命於天子）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林氏曰上斂下謂之賦下奉上謂之貢而都鄙之用亦賴此以給故曰貢賦以馭其用○易氏曰賦貢者謂都鄙以其田賦之什一者取於民而又以稍縣都之十二者輸於王然後爲之制其用度豐殺之數故曰馭其用○王氏曰賦貢之所用惟賦貢之從若夫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奢或僭上儉或廢禮非所以馭其用也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鄭康成曰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黃氏曰土均所以設職也雖輕重○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其安民和昧宜服利用借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爲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從其俗要必以禮爲準而權其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鄭鍔曰刑以馭威而賞亦以馭威蓋能生能殺則權之所歸人畏其威矣○王氏曰獨刑而無賞則人有怨心豈能使民聽服而畏威哉刑賞以馭其威則民之所畏惟刑賞之從若夫刑以幸免賞以苟得慢公死黨畏衆侮上非所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王昭禹曰簡之有禮則能者爲之使而足以制變任之有義則有力者爲之用而可以舉事

王氏詳說曰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賈氏謂田役馭其衆則是鄉大夫得田獵引春秋鄭大夫豐卷請田子產不許矣都鄙雖爲公卿大夫采地非內諸侯乎賈氏引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證曾不謂天子之大夫四命自可以出封乎當以天子之大夫得田役諸侯之大夫不得田役爲正

總論

禮庫曰馭如馭馬之馭凡馬之疾徐行止使之齊一皆惟馭者之聽楊子云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且如鬼神本無聲無形然亦可馭只祭所當祭合於理便馭得如後世淫祀徼福先自失了如何馭得鬼神便見出來興起妖怪此理甚明又如荒於遊畋非時役民如何馭得衆舉此便見事事做得當盡合於理所以謂之馭此便是爲民極

C林掎曰都鄙乃王朝大夫王子弟之所食其禮政刑事皆聽於王朝故八則皆曰馭馭者進退自我邦國則封疆之內皆得自治

黃氏曰都鄙略似邦國而事神治民一皆受命於天子故謂之御春秋傳曰外諸侯世也內諸侯祿也將有進退故八則皆自上御之春秋祭以伯見後曰祭公單以伯見後曰單子此其進退之可見

總論典法則

孫氏曰六典未嘗不具八法所謂八則者亦不出六典之外猶朝覲宗遇均爲賓王之禮禴祠烝嘗均爲奉先之祀三書之中惟六典爲備大宰大史相與建之司書藏其書之正小宰司會存其書之副大宰掌邦治總六官而治之建是書可也大史奚爲同建焉蓋是書之立天地待以彌綸人物資之運量統緒相承非一日之故損益相權非一

人之力大史典籍所司則前後稽驗必有可以廣見聞助諫議者非斯人誰與建之小宰司會不過各揚厥職以維持保守是書而已於建立之始無預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以八柄反兵命詔王馭羣臣

鄭康成曰詔告也○王昭禹曰爵祿慶賞生殺予奪八者王之操柄其言亦本於此八柄操之在此則羣臣疾徐進退惟我之聽故曰馭羣臣○鄭鍔曰凡是八者大宰詔之王自用之故曰擅生殺之謂王慶賞刑威曰君惟辟作福作威為人君者當自操以為用不可以授人為大臣者隨事詔王因功而用賞隨罪以行罰則羣臣可得而馭也大宰不以詔王王或不能自用則有倒持大阿之失矣○林樾曰柄猶物之柄可以獨持不可共用故八者惟王所用雖大宰亦詔之而已

王氏曰於六典曰佐王治邦國大治王與大宰共之也於八法八則直曰治官府都鄙小治大宰得專之也於八柄八統曰詔王馭羣臣馭萬民則是獨王之事也大宰以其義詔之而已

一曰爵以馭其貴

王昭禹曰先王制爵以待有德德有小大則爵有尊卑外之爲邦君則有公侯伯子男内之爲王臣則有公卿大夫士五儀之命見於諸侯五等之命見於諸臣皆王之所爵也天下之人苟有之則貴無之則賤此所以馭其貴（公侯伯子男之爵則有爲君之貴與以卿大夫士之爵則有爲臣之貴與）

二曰禄以馭其富

王昭禹曰禄以待有功功有多寡則禄有厚薄故司勳等其功則王功曰勳物功曰庸事功曰勞戰功曰多上自國君下至庶人有授之田有授之食或相什伯皆王所禄也天下之人苟得之則富不得則不富此所以馭其富（鄭鍔曰與以爲而富之與以井牛之粟則小爲而富之萬鍾之禄則大）

三曰予以馭其幸

劉氏曰幸者王所親幸也可賜予之不可爵之者也○楊氏曰職幣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小用有式法則上所賜予雖嬖幸無過制也此所以馭其幸王氏謂以私恩施焉非所以馭之也

李景齋曰爵禄者勵世摩鈍之具古人制爵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苟得之心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夾之家宰八柄自爵禄之外又有所謂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之意有所不與焉毋乃啓人主之幸心耶有所謂當然之報亦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固人臣所宜得或視以爲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又有所謂特厚之恩以神其機於不測則所以馭其幸之深意若夫後世人主樂夫人投己之欲以私意而褻名器而妄予於人者亦曰此古人予以馭

幸之意誠可悲恨

劉執中曰予謂爵祿之外有所賜予幸謂榮幸
予及其貿則天下然求之求為其所以幸者矣

四曰置以馭其行 下子孟反

劉氏曰置者老廢退之人雖當廢退其素行賢明特置之若公族穆子辭疾晉侯使掌公族大夫也

王昭禹曰因其有功而置之在位豈特使之有功又馭之使有行夫在位之臣無行是以貪汙誣偽無所不至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蓋大臣有行則循法而不敢為非小臣有行則廉潔而不謀利此置所以馭之使有行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王昭禹曰管子云擅生殺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盤庚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則人稟命而生雖本乎天而所以生之者乃在乎君則此所謂生者王使之生也洪範以壽居五福之先則得生足以為福矣 ○劉氏曰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者議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鬬氏伽免戚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

六曰奪以馭其貧

鄭鍔曰極之別有六而貧居一食君之祿宜不至於貧矣臣有可誅之過奪其廩稍之奉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至於疏食沒齒之類以奪致貧其柄在我所以馭之也

七曰廢以馭其罪

鄭康成曰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 ○易氏曰廢言棄也臣有罪戾不可委任遽其爵而棄之故曰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鄭康成曰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 ○賈氏曰臣有過失非之內史變誅言殺欲見為惡不止則殺之 ○林椅曰誅與生對立福與禍對立以用誅之文殺之必非適然之過故為者則以言語責讓

王氏曰誅言其意殺言其事大宰大臣詔王治守法而已故言其意以道揆故言其事大宰所謂誅為殺者以內史見之也誅又訓責知大宰亦

總論

賈氏曰經自五曰以上皆是善事則大善在前小善在後自六曰以下皆是惡事則小惡在前大惡在後○王氏曰先慶賞後刑威於賞先重而後輕於刑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威之意也內史則賞刑雜而莫知後先者王以法守而不預道揆之意也○王氏詳說曰賞有五而刑有三又以見詳於賞而略於刑也

陳宏父曰冢宰既詔王馭羣臣得操富貴予奪之柄則人才之進退專於冢宰可也攷之王制乃選士以司徒造士以樂正論辨官材以司馬何邪曰無傷也冢宰既統百官則三官猶冢宰之屬耳則司徒選之樂正造之司馬辨論之以至於官之爵之祿之而後冢宰統而計之不特馭人之法然也而考績之法亦然一歲之終羣臣奏歲事之時也天官之司會以歲會之成質於天子者而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則以其成從司會而執質冢宰齋戒贊王受質而司徒司馬司空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焉夫司會贊之成而三公則從司會冢宰贊天子受質而三公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焉是六卿皆與考績而冢宰則操其柄也謂以冢宰統百官何爲不可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黃氏曰八統即中庸九經也治天下國家綱統在是（鄭鍔曰大宰詔王舉其綱以統之乃能大一統於天下而四方咸歸於統一矣）○禮庫曰八者是君民共之惟其通上下皆然故曰統然却有本原自人主身上做起

一曰親親

王昭禹曰宗族兄弟天屬也宜致親以親之故先王篤之以恩敘之以禮合之以飲食同之以福祿則親者無失其

爲親矣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故堯親九族而黎民於
變時雍
二曰敬故
王昭禹曰故舊朋友人屬也易失於慢而不敬先王於是
以燕飲致其恩以賓射致其親久要而不忘無故而不棄
所以敬之也則故者無失其爲故矣馭以敬故則人莫慢
其故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民德歸厚是也
鄭鍔曰民不知親親也君舉親親之統則民從而親其親
民不知敬故也君舉敬故之統則民從而敬其故論語所
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進賢
鄭康成曰賢有善行也○王昭禹曰以德則可久以業則可大禮義由之
興宜使之在位故進之馭以進賢則民知德
之不可不務故大司徒以賢制爵則民謹德 ○賈氏曰有賢在下君當

招之民當舉之
四曰使能
鄭康成曰能多才藝者
愚案人各有能用之然後見如伯夷能典禮使作秩宗
足以究其典禮之能后夔能典樂使教胄子足以究其
典禮之能君知量能以任使人之有能者孰不欲自效
以見其能
禮庫曰古者許多長民之官往往多自民間自推擇且如
五家爲比有比長即是五家中自推一人來做朝廷因爵
以下士命之爲比長五比爲閭有閭胥亦是二十五家中
自推一人來做朝廷因爵以中士命之爲閭胥此豈非進
賢使能耶要知人主才進賢使能天下便知賢者之可尊
能者之可貴而自勉於善矣

五曰保庸

鄭康成曰保安庸有功者○王昭禹曰司勳頒賞輕重賦功也勳曰民功曰庸○禮庫曰保庸全其三食一不使之過亦所以保之也

六曰尊貴

鄭康成曰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爵曰德曰齒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王昭禹曰爵以馭貴朝廷之所尊也馭以尊貴民知爵命之不可陵

七曰達吏

鄭康成曰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王昭禹曰吏之在下有以賤於不達有以達之尚安有莫知我勤之歎哉馭以達吏則民知雍蔽之不可爲

禮庫曰賢能是未仕者吏是已仕者

八曰禮賓

王昭禹曰先王之制五禮賓禮居其一賓者人治之大在所禮矣故聘頫存問食享牢禮凡致於賓者其小大有度多寡有數燦然之文懽然之恩見於相授接之際者凡以禮之也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當以禮

總論

劉氏曰棠棣之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棫樸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采薇達吏也鹿鳴禮賓也

總論八柄八統

王氏曰柄言操此而彼爲用統言舉此而彼從焉

以九職任萬民

王昭禹曰任者因其力之所能勝也○陳君舉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而養者能其事而後可以養無事而食衆之

殃也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于事大宰既授之職閭師又責其功故曰無職事者出夫布也王制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可勝計哉

一曰三農生九穀

愚案三農司農謂平地山澤後鄭謂原隰及平地要知只是上中下三等農夫

王昭禹曰穀有黍稷稻粱秫麥菽麻豆之別故曰九穀○王氏詳說曰五穀種之美者黍稷稻粱秫也百穀者凡麗乎土而可食者也此九穀云先鄭以爲黍稷秫菽麥小豆大麥小麥後鄭不言秫與大麥而以粱菽足其數案下食醫云犬宜粱魚宜菽故耳後鄭之說爲是生生不窮其種雖本於天然不能自生實賴乎人故曰三農生九穀

二曰園圃布古反毓音育草木

鄭康成曰樹果蓏曰園園其樊也○賈氏曰園即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樹果蓏果蓏者園在園中故鄭以園爲樊詩云折柳樊圃樊其藩蔽也○王昭禹曰毓者順其性而養之也

王氏詳說曰園圃藪牧舉其地以及其民

呂氏曰民事在人君固不可緩而於草木鳥獸亦欲其得所者此乃物之至微人君多以爲不足卹而易忽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見天地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爲之不安而以爲職之不盡故堯典自厥民析而繼之以鳥獸孳尾舜典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以此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忘物也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鄭康成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賈氏曰山澤之民無他號故借虞衡之官以表其民也○王氏曰山澤皆虞而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則其政令施於山矣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則其禁令施於澤矣虞衡作山澤之官而所謂虞衡言其地之人而已

王昭禹曰作與詩遐不作人之作同爲而起之之謂也蓋

先王於山澤之材非特順其天性而已又加栽培壅溉之人功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生各適其用夫是謂之作

鄭鄭司農曰周禮有頒田之法而山澤未嘗頒與民大宰以虞衡作山澤之材則皆畿內山澤亦皆官物特置虞衡掌之所以然者率受百畝山澤之物或有無不均且山澤利多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衆矣虞衡既掌山澤各自募民治之國家有所輸用則征于山澤之農若甸人以下是也

四曰藪（速荀反）牧養蕃鳥獸

鄭康成曰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蓄牧之地王昭禹曰交之以道取之以時不麛卵不殺胎不覆巢使之既生且息既繁且殖有魚鼈盛多之美無魚藻失性之譏此養蕃之效

鄭鍔曰王政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故攻猛獸驅鳥鳶射天鳥各有其官乃任藪牧之養蕃何耶蓋羅氏所羅掌畜所共庖人掌客之禽獻獸人冬夏之狼麋皆禮物尤急者也非養之有素何以供不時之須哉任以養蕃謂此類耳

五曰百工飭（音勅）化八材

鄭康成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剥羽曰析○王昭禹曰興事造業之謂工工具器者也故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夫五材而加皮玉設色故曰八材八者雖有自然之質必人工加焉然後可適用故待百工飭化致力以飭之謂之飭因形移易謂之化如致力以飭木則化之而爲舟車之屬致力以飭金則化之而

爲鼎量之屬也

愚案曲禮曰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此曰八材者曲禮主夏商此主周爾

六曰商賈音古阜通貨賄

鄭康成曰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貨賄欲其有無相資多寡相濟故使之阜通聚之使盈之謂阜遷此就彼之謂通貨賄不阜則其求爲易竭故使之阜而後通與書所謂懋遷有無化居同意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之美稱也○劉執中曰婦女男子之無夫家而不可受田者不使以事則淫邪矣業足以販俗

鄭康成曰嬪婦人之美稱也○鄭節卿曰婦人而亂敗故嬪婦之所以自求口食者化治絲枲而已他不可以有爲

王昭禹曰八材謂之飭化始乎樸而終乎化則器成而可以致功矣故曰飭化絲枲而治之以爲帛化麻而治之以爲布故謂之化治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鄭康成曰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賈氏曰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鄭節卿曰荼以供喪事茅以供祭祀蒭茭以飼國馬今時人取牛取萍以飼犬豕負水拾髮竹頭木屑皆疏材之屬也

王昭禹曰疏材委人所謂凡疏材是也疏材利之至微者待臣妾而後聚斂

九曰閒音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愚案成周計民受田餘夫亦及之安有閒民今謂之閒民必其單丁下戶力既不能勝耕又不能從事於園圃虞衡藪牧之地與夫工商嬪婦之業聖人難以強之受職也亦列於九職之終者以八職之中不可無此等人

孟子曰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萬室之邑一人陶之則不足商賈之懋遷虞衡之興作草木鳥獸皆生生之具布帛疏材皆適用之物以閒民之無職能補入職之有闕則轉移以協佐其事曷可少哉以閒民係於九職之末以見非無職也特無常職耳豈若後世游手浮食怠惰而不事事者乎至載師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又欲驅之務本也

總論

史氏曰九職任民地官之任大宰掌之何也然大司徒以下能授之職不能任之使不失職使不失職者大宰之責也王能用一大宰使際天所覆極地所載上而三農下而臣妾閒民無不得其所者可謂任職矣古之大臣欲遇大有爲之君固非求之爵貴祿富也誠以憫天下之民不得其所思輔其君而有爲也

以九賦斂財賄

愚案先儒以周之九賦謂口率出泉夫漢有口賦有算賦皆仍秦弊今民出泉不知周之泉布所以制百物之有而令之如邦中之賦即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是貢其廛里及場圃之所出四郊之賦即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是貢其宅田士田賈田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之所出邦甸家稍縣都之賦即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卿大夫采地田稅之所出關市之賦即司門司市之所入山澤之賦即山虞澤虞之所入幣餘之賦

乃官府都鄙與凡執事者給公用而有餘幣餘財之所入然則九賦之斂財賄除關市之外皆非泉布之入而關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泉以賦爲口率出泉則是有賦而又有稅也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所謂粟米之征即成周之田賦也布縷之征即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絺葛草貢之材而成於嬪婦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以之當邦賦則無田租矣至於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而爲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粟米者則無布縷之征征以布縷者則無粟米之征至於力役之征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宜乎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也

王氏詳說曰自一至六謂平民之賦自七至九謂末作之賦邦中四郊邦甸之民天子之民家稍邦縣邦都之民公卿大夫之民既以其賦入於王復以其賦入於天子是倍其賦也曰不然家稍邦縣邦都雖曰采地而其餘地爲公邑公邑不可以槩言之此所以即家稍邦縣邦都爲言也亦猶九職言萬民而又於園圃虞衡藪牧也征矣關市山澤幣餘皆本作而亦云地征何也司關司市與山澤之虞皆地職也有地職則必有地征此載師所以又有授地之言也幣餘則職幣所謂餘財餘則邦物皆已給矣又振之以歸之邦故亦謂之賦也

愚案邦中有場圃即園圃之職也四郊有牧田即藪牧之職也邦甸之田皆并授即三農之職也甸稍縣都之采邑與公邑之田亦皆授於民以耕也關市即商賈之職山澤即虞衡之職李叔寶謂九賦繼於九職之後惟有以任之而後可以斂之是也所疑者成周十一之稅

通行乎天下而甸稍縣都則曰十二先儒以地遠役簡則賦亦輕釋之不如陸佃以百畝而徹賦民十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采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於國其說爲長到得吏之治於公邑者兼統於遂其居民其制賦皆與遂法同小司徒之井牧其田野及於甸稍縣都必曰任地事今貢賦凡稅斂之事可考也

總論貢賦征稅之名

鄭節卿曰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別何如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賦稅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即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邦中四郊而下凡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於賦實則使民自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用之大有祭祀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須好用不調諸民於是始即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放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收皮毛筋角角人斂齒角羽翮羊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茶則征灰炭茅菱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五

穀爲主而其終皆以九職之物充貢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是以大宰正其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大府謹其待用蓋其終始本末無一毫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納其賦於天子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楊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於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於要服之貨物此即變賦以爲貢也其織悉委曲則與甸內無一不相應者然禹貢與

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爲同也

一曰邦中之賦

賈氏曰邦中謂國中之民也○王昭禹曰邦中王所邑詩曰邦畿千里以別四郊甸稍縣都故也載師曰以廛里任國中則合四郊甸稍縣都而言也此言邦中則之地又曰園廛二十而一則此所謂邦中之賦

二曰四郊之賦

賈氏曰謂遠郊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內民也○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載師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此謂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

賈氏曰謂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內民也○王昭禹曰四郊之外謂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則邦甸之賦於是乎出矣之甸以田法正在是故也

四曰家削所教反之賦

王昭禹曰三百里之地大夫所食之采邑祿而不世不得專其地有家而已故謂之家謂之家削以家邑之位削小故也其賦載師所謂以家邑之田任削地○賈氏曰大夫采地賦稅入大夫家采地之外其地為公邑公邑之民賦入王家

五曰邦縣之賦

賈氏曰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民賦入王家也（王昭禹曰四百里之地謂之小都載師所謂以小都任縣地）

六曰邦都之賦

賈氏曰謂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王外為公邑民所出賦入王家也○王昭禹曰五百里之地謂之大都大都之地即載師所謂疆地是也小都不謂之都而謂之縣大都不謂之疆而謂之都互相備也蓋言家甸稍縣則都為疆地可知言都則郊甸稍縣為鄉遂公邑家邑小都亦可知也

愚案家稍邦縣邦都三等采地之餘盡為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公卿大夫王子弟不得有也此是聖人深意大率三代封建諸侯亦不是連併封去其間自有公邑間其中漢時郡國之制亦有此意蓋郡國相錯於天下使彼此相監也

七曰關市之賦

王昭禹曰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然則關市之賦出於商賈之民也○王氏詳說曰載師云園廛二十而一謂邦中也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謂四郊也甸稍縣都皆不過十二謂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謂山澤也而不及關市與幣餘然則關市幣

餘所出之賦其將何如乎蓋周禮重乎民而禁末作故末作賦重關市幣餘之賦亦與山澤之賦等矣不然山澤所出何止於漆林乎○陳君舉說見大府

八曰山澤之賦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山澤有虞以度其物有衡以平其政爲之厲以限其妄入爲之禁以止其非法又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其所取者宜有職矣

九曰幣（婢世反）餘之賦

劉迎曰幣餘不在常賦之中皆式法所用之餘幣也今考職幣所掌凡用邦財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蓋此幣餘之賦也惟其非常賦故以之待賜予而賜予亦無常故也先儒以幣餘爲占賣國中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賈人倍筭矣不知此何等賦邪

以九式均節財用

鄭康成曰式謂財用之節度○王昭禹曰式之所載爲有書所麗爲有數書之所載則有一定之常目數之所麗則有不易之經制以之均財則爲有道以之節用則爲有禮均財有道則遠近適於均而無有餘不足之患節用有禮則多寡適於當而無過不及之弊

李景濂曰有以斂於民無以節於己則錙銖之積不足以供泥沙之用此九式財用又所以繼於九賦斂財賄之後也

一曰祭祀之式

王昭禹曰祭祀之禮有大小有豐殺多不爲過寡不爲不足者亦有式焉耳○王氏詳說曰曲禮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牲式也酒正曰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此酒式也

二曰賓客之式

王氏詳說曰掌客之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史氏曰朝覲聘問之時待遇宴享之法

二曰喪荒之式

王昭禹曰喪之禮有斂葬賻賵以送死者荒之禮有散利施惠以救貧者其用雖甚衆而皆有制焉

四曰羞服之式

王昭禹曰羞則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之類也服則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之類是也

五曰工事之式

賈氏曰工若考工所作器物○史氏曰工事不可闕有法以制之則無雕鏤之飾淫巧之靡

六曰幣帛之式

鄭康成曰謂所以贈勞賓客者○賈氏曰若司儀上公三問三勞有束帛也

七曰芻初俱反秣之式

王昭禹曰草之謂芻穀之謂秣皆以養牛馬有享則秣無事則芻詩曰乘馬在廐秣之秣之則芻秣也○王氏詳說曰謂其芻新軍旅共其委積故芻

八曰匪頒音班之式

鄭司農曰匪分也頒謂頒賜也○鄭康成曰王所以分賜羣臣也

九曰好用之式

王昭禹曰因其所好而用之謂之好用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典絲凡上之賜予皆以物授之典皇賜予亦如之蓋好用出於上之私恩惟其時物而已○劉迎曰後鄭以爲燕好賜予其與匪頒異乎今考之經玉府所謂金玉玩好謂式貢之餘則以共玩好非所謂好乎司書所謂上之用財用職幣所謂凡上之小用非所謂用乎好用之式小所以別之匪頒之後

李景韶曰自祭祀賓客以至幣帛芻秣之費固有司可以

裁其出入所謂匪頒好用出於人主之意固宜人主所得自爲也冢宰亦得以九式制之焉然則聖人以身享天下之奉不敢以一毫妄費以至於此財安得而不裕哉

總論

劉執中曰祭祀之式春官掌焉賓客之式大行人司儀掌焉羞服之式膳夫司服掌焉匪頒之式外府掌焉好用之式內府掌焉九者違失均節失宜則大宰掌焉王昭禹曰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

陳君舉曰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盡總於冢宰所謂以此取之以此用之未嘗分別秦漢以來人主私意日生創爲條目掌天下之財有大司農掌王之治藏則有少府掌没入民財則有水衡都尉而大司農則供邦國經費之用少府則供王玉食奉養之用水衡則供王之私用色目既煩各私其局征斂搜求富藏于官前輩嘗論王者除四夷之外不治自外薄四海闔門而視皆一家也今闔門而與子弟爲市雖盡得子弟之財猶不富也

又曰所謂大宰制國用者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制出而司徒制入六卿三公皆兼之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爲非己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胡氏曰先王授民以田則責之賦授諸侯以國則責之貢賦者養天子之禮貢者事天子之義○陳氏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九賦有何稽縣都而九貢致邦國之用是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畿內無貢以畿內王之所食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

賈氏曰此諸侯歲之常貢小行人云春入貢是也若大行

人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乃因朝而貢與此別也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所云貢篚是也

李景齊曰致者使之自至非窮欲以求之也用者所貴適於用非貴於遠方之珍異也西旅獻獒固足以徵其君來遠之德而召公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毋亦珍禽奇獸非服食器用之宜而自以異物爲寶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烏可勝言哉此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以至於荐貢物貢蓋無不適於用者後世人主汲汲於方物之貢至於鵁鶄名鷹亦遣使以求之何謂

一曰祀貢

鄭司農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王氏曰凡可以供祭祀之物

二曰嬪音頻貢

鄭康成曰嬪貢絲枲○王氏曰凡可以供嬪婦之物

三曰器貢

鄭康成曰銀鐵石磬丹漆也○葛氏曰用器兵器禮樂之器○劉執中曰謂土之精器若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也○王氏曰凡可以爲器之物

四曰幣貢

鄭康成曰玉馬皮帛也○王氏詳說曰古人所謂幣者非止幣帛也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故後鄭以幣爲玉馬皮帛○王氏曰凡可以爲幣之物

五曰材貢

鄭司農曰木材也○鄭鍔曰如杶榦桓柏之類可爲宮室者也○劉執中曰凡可爲材之物謂若燕之角荆之榦妫胡之笴吳越之金錫也○王氏曰

六曰貨貢

鄭康成曰金玉龜貝也○王氏曰凡可爲貨之物

七曰服貢

鄭康成曰絺紵也○黃氏曰不獨絺紵玄纁纖纊皆是○王氏曰凡可爲服之物

八曰斿貢

劉執中曰謂羽毛可注旗旄也○愚案此發明司農說蓋斿即龍斿九斿之斿也

九曰物貢

鄭康成曰雜物魚鹽橘柚○鄭鍔曰物貢則不可名以一物如海物惟錯所產萬物可以致遠而資邦國之用者也○劉執中曰謂九州之物謂雜物之可貢者也○王氏曰凡可爲服之物

總論

鄭鍔曰或謂邦國之貢萬民之賦皆王國所須以爲用貢賦畢入然後冢宰可以制國用今也列九賦於前以九式處其中乃以九貢列其後何也蓋王國之財自足以充王國之用善治國者有生財之道又奚待於諸侯然後足哉故列九賦之目即繼以均節之式明生財之道既有九賦則量入以爲出可也若乃邦國之貢本諸侯奉上之誠意不急急於徵之立法於此俟其自至耳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二

後學　戚德　校訂

以九兩繫音計邦國之民

鄭康成曰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連綴也○賈氏曰謂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解散也

愚案民心無常難合易睽非平時眷戀不忍去必非一人名位可得而留惟夫牧以地長以貴生以利吏以治藪以富足以係民之身師以賢儒以道足以係民之心宗以族使知天屬之親不可間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遜雖有變故之死靡他後世九兩既廢人心亦離匹夫匹婦不獲所求而樂國樂郊之思發於中而形於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服屬其心耶曾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此之謂也

一曰牧以地得民

鄭康成曰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賈氏曰即王以爲州州有伯伯即州長也制二百一十國

陳君舉曰古者牧伯更代諸侯世襲如周初荆州之牧則蔡仲其後則申伯豫州之牧則管叔其後則虢公而周公君陳則迭居東郊也漢諸侯王自景武以後若寄居然至唐藩鎮則舉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其弊始不勝矣

二曰長音掌以貴得民

鄭康成曰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愚案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八州三百六十長自唐虞以來諸侯亦有以長名者鄭氏之說亦未可非也○王昭禹曰下文曰施則于都鄙則曰建其長是也所謂內諸侯也

三曰師以賢得民

鄭康成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黃氏曰師掌教之官卿大夫師氏保氏也

○呂氏曰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莫重於儒莫尊於道至於師而二名皆不至焉師之任易乎哉

四曰儒以道得民

鄭康成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黃氏曰儒學士也通乎其下傳道授業者

愚案師則德成行尊足以表率斯世故得民以賢儒則發明此道以教詔斯世故得民以道

五曰宗以族得民

李氏曰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別子之所子謂公子若始來及其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爲大宗百世不遷之族久五世外者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

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薛氏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踈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踈有別而不二貴賤有繁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一族一族如出一家一家如出一人此所以得乎民也○鄭鍔曰大宗則收族故族於所收者廣雖無服之親亦係屬而不散故以族可以得民喪則必服而冠要妻者必告其

呂氏曰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讒子以畀楚楚司馬制吕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爲詐僞之計猶必立宗前此可知左

傳曩九宗五正逆晉侯欲理會封建其次便當亡室蓋巨室大宗係國家輕重更相維持以固結人心如晉九宗五正不獨是制度武王分殷之餘民懷姓九宗於晉至春秋見故家猶在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蓋有千乘之國有百乘之家所以互相維持相視如一體

六曰主以利得民

王昭禹曰有國者謂之君有家者謂之主然則主者大夫之治都鄙而不爲長者是也○鄭鍔曰左氏載荀偃卒宣子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杜氏曰大夫稱主言是也

鄭康成曰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賈氏曰上思利民

七曰吏以治得民

鄭康成曰小吏在鄉邑者○賈氏曰若比長閭胥或在鄉或在公邑采邑以治政得民也○王氏曰凡治民皆謂之吏

鄭康成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耕作者孟子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王昭禹曰學校之友得鄉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故曰以任得民

九曰藪音叟以富得民

鄭康成曰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富謂藪中材物○王昭禹曰揚有且區荊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望諸兗有大野雍有弦蒲幽有貕養冀有揚紆并有昭餘祁凡皆藪之大者先王之制於大澤大藪則立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掌之於中澤中藪則立下士六人以掌之於小澤小藪則立下士三人以掌之藪之所在掌之旣有其人又有厲以限其妄入有禁以止其非法則其間所生之物充牣繁庶而民取之足以爲富得民故曰以富得民

王氏曰川澤之虞山林之衡皆富得民而獨言藪則舉小以見大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鄭康成曰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劉執中曰正月之吉陽生陰復其氣始和而布治焉

賈氏曰自此以下皆謂施前事條也

愚案治邦國都鄙官府之法固是一定不可易者然時移事改豈能無少變處故每歲終必修焉月令季冬有曰是月也天子乃與公卿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修之於歲終而後布之於正月

王氏詳說曰典法則之所施言邦國都鄙官府而治之所布不言官府者蓋布治者官府之事也施法于官府而有所建立者非官府之事也

乃縣音玄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鄭康成曰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

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賈氏曰鄭知乃縣爲建寅月者以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一事也

鄭司農曰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賈氏曰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

鄭司農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王昭禹曰必至於挾日者蓋近或知之矣遠者庸有未知焉觀之挾日則使遠近皆徧知故也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王氏曰既以治象示人於是乃以所建典法則施于邦國都鄙官府也

鄭康成曰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愚案牧說見前九兩一曰下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王氏詳說曰上制曰天子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則是大夫謂之監也梓材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則是諸侯謂之監也蓋商人之制八州八伯使大夫監之雖武王之初亦因商制所以三監監武庚是也成周之制九州九牧牧下有伯所謂五侯九伯是也九州九牧每牧之下有二伯則十八伯矣二伯分掌九州之牧伯則是有四牧之半爲九伯也蓋五侯者舉全數也周既以伯佐牧矣則不復大夫監之參謂卿三人○賈氏曰左氏傳杜洩也皆立其監者謂諸侯之自監其一國耳云吾子爲司徒夫亦爲司馬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愚案先王命諸侯以國凡官屬皆自辟置然後亦不敢自專故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如晉有天子之二守國焉是也必自天子命之者非使之伺察諸侯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人置監郡魏晉以下有典籤專以宰制諸侯王爲事五代時不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伍謂大夫五人○賈氏曰謂司徒下二大夫一爲司徒大空事一爲司寇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禮記檀弓疏曰三卿之下有五少御爲大夫司徒之下立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事省立小司馬兼宗伯事司空之下立小司空殷衆也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謂府史庶人在官者

鄭鍔曰牧長正皆以建言之如建國建極之建不可得而動搖之意○史氏曰建者必有冊命告于祖廟監兩貳皆以立言之如有所立不

可得而傾仆之意參伍攷校皆謂之設如方設居方之設布而置之之意獨邦國之伍以傳言之蓋大國既設三卿矣五大夫則又附於三卿之下使有所依傳之意○賈氏曰傳者謂大夫上有卿下有士受上政傳於下攷傳於上也殷曰陳謂其衆也○史氏曰陳者設張之輔曰置謂賤也○史氏曰置者録存之爵有尊卑辭有輕重以別之耳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鄭康成曰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命采邑者○賈氏曰典命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之差惟據公卿已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鄰并言大夫者是庶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王子弟食邑其親者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疆地各百里其次疏者與六卿同在三百里縣地各五十里已上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其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三百里甸地各二十五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兩謂兩卿也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賈氏曰織斗諸侯南面而尊故得伸而言立三卿天子公卿雖尊以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也乃施瀘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

鄭康成曰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王氏曰正官長也

謂之正則以官屬所取正故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王氏曰貳者所以副貳於六官而專達其事之次者攷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攷○王氏曰攷則攷殷輔之治者也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治於邦國之諸侯以其遠於王而有君之道故其官致詳而少損於王朝於都鄙之主以其近於王而有純臣之道故其官致略而少損於邦國官府者六官分職以治事者也是皆王朝之官散而各居其府者也故又略於都鄙其尊卑隆殺不同而官之名亦因以異矣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賈氏曰皆言以者當別有篇卷使人執持施行之○鄭康成曰成八成也○賈氏曰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在官府者攷覓官府執行禮記云誰能秉國成禮

賓禮也

王氏詳說曰官成雖用之於官府然八成所謂政役師田閭里稱責等事無非民事也禮賓雖用之於萬民然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所掌無非國家之賓客也

愚案大臣之職惟講求典法則之所由出其條目付之有司者治來則應之而已故邦國都鄙官府萬民之治皆下一待字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王氏曰五帝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愚案注疏說五帝之名甚誕已於小宗伯辨之

劉迎曰誓戒者誓其所當戒者也如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戒百官以所當奉祭之事恐其不敬也○王昭禹曰誓者折以言而使信戒者敬其事而使謹　○鄭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

劉迎曰具脩者特具之所當脩使無闕事也如所謂視滌濯贊牲事贊玉幣爵之事皆百官所當脩具○王昭禹曰具則所加損者也具之所以致其物脩之所以致其治

鄭鈃曰欲奉祀之人致誠而勿慢必有戒誓焉欲奉祀之物應禮而不闕必有具脩焉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鄭康成曰前所諏之日也○王氏曰記云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齊之謂齊定之之謂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凡十日也

鄭康成曰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王昭禹曰祭祀之禮致其誠而已先王之至誠幽有以達乎鬼神用卜者所以達鬼神之意也古者卜上幸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下辛不吉則不卜可也魯四

卜郊此春秋所以譏之也卜日既定遂戒戒者所以敕其事而使之不敢怠忽也

及執事眡音視滌直歷反濯直角反

賈氏曰及至也儀禮特牲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

○王昭禹曰執事之別有二凡預祭祀之人謂之執事向祭之辰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謂執事蓋及執事之節也○鄭康成曰滌濯謂溉祭器及饋饌之屬

及納亨普庚反賛王牲事

鄭康成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

○賈氏曰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詔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謂其俎脤解以膊之以此說乃納與亨人爛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賛君賛王大賛幣一人也

及祀之日賛玉幣爵之事

鄭康成曰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

○賈氏曰禮器云龜玉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

○賈氏曰罍人跋布罍八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尊也不用玉於神座親酌以獻尸也

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

○賈氏曰謂至此祀圜丘方澤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

總論

王氏詳說曰考之大宗伯非惟文之先後與此不同而其事之輕重亦不同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此則曰祀五帝而繼之以卜日豈非五帝之祀爲重乎大宗伯曰宿眡滌濯此則曰眡滌濯蓋滌濯之事宗伯先期而眡之大宰至期而眡之豈非以滌濯之事爲微乎大宗伯曰省牲鑊此則曰納亨賛王牲事者蓋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賛君是賛其殺牲之事也宗伯則省其鑊而已豈非以賛牲之事爲大乎大宗伯曰涖玉幣此

則曰贊玉幣爵而不贊幣也蓋玉幣用之於宗廟此則曰祀五帝則是祭天無祼也豈不以贊爵之重於泣鬯乎大宗伯曰奉玉齎此則止於贊牲是贊牲而不贊齎也蓋祭祀以牲爲大而齎盛次之故小宗伯之職以毛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辨六齎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則牲之大於齎也明矣大宰雖不預於奉牲而特預於贊牲豈不以贊牲之重於奉齎乎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此則曰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蓋宗伯禮官也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故正而名之大宰特嚴重其事而已初無預於正名之事豈非以大宰之職爲尊祀大神示音祇亦如之享許兩反先王亦如之贊玉八玉爵

鄭康成曰大神示天地也○賈氏曰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王昭禹曰凡住天者五帝星辰皆神也故吳天爲大神凡在地者社稷山川皆示也故澤中之所祭爲大示○賈氏曰亦如之者自百官皆成已下至贊幣皆如祀五帝之禮

劉氏曰享先王謂宗廟六享也○鄭康成曰玉八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八宗廟獻用玉爵○賈氏曰別言贊玉八玉爵則天地不用玉爵也

大朝直遥反下文同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八玉爵

鄭康成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助王受此四者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史氏曰束帛加璧玉幣也亦執玉以致之○史氏曰束璋玉獻也玉八王所依也立而設八優尊者○賈氏曰知立而設八者司八筵云大饗射八封國命諸侯王位設蘭依依前南向左右玉八是立設八也酢爵○賈氏曰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此大宗伯攝祼非家宰所贊諸侯酢王用玉爵則冢宰贊王受之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

愚案朝覲會同贊導威儀其大者宗伯之事其細者司儀行人之職冢宰與君同體鎮撫諸侯乃其道也而下

與交際之禮曰大朝覲會同非周家細事所謂坐明堂
以朝諸侯昔者武王克商所未舉也成王新立周公攝
政則一切舉行之不特五等諸侯咸在八蠻五戎六狄
九貉環列而會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也
此一代希濶之典故大宰於此不得視爲微文末節進
而贊之所以成天下之大禮章一王之盛事

大喪贊贈玉含戶暗反玉

鄭康成曰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
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
諸侯含以璧○鄭司農云含玉璧琮

王昭禹曰含禮行於始死之時贈禮行於既窆之後○王
氏曰贈玉含玉大喪之大事贈在含後而先言贈者贈比
含尤送終之大者以其禮事之大故亦大宰贊之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賈氏曰前已言祀五帝及大神祇祭事戒百官訖此云作
大事惟戎事耳鄭引春秋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證此
大事是戎事

愚案國家之舉事凡其大者不可不戒飭百官故戒百
官則有命命即訓戒之言也大宰贊助王者之出教令
若書之多士多方所以誥多士庶邦皆言王若曰是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鄭康成曰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
平斷

愚案聽朝庫門之外皐門之內乃朝士所掌之朝王之
所以朝諸侯斷疑獄者在是此治朝則爲外朝以朝于
方岳之下非是詳見司士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鄭康成曰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薛氏曰說者謂治之小者八法之治官府八則之治都鄙之類則大宰專而不以佐王然以八法八則論之則官府都鄙之權盡總乎大宰非小事也以此爲小事則何者爲大事乎小宰所謂大事則從其長果以何者爲大事乎此所謂小治即王眡治朝聽朝之小治前言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蓋王者坐廟堂有斧扆以朝諸侯其權甚重其事甚大大宰不敢與其政特贊其聽治而已至朝諸侯之時資糧之費饔餼幣帛之奉以至出入往來之具皆小治也豈可無以應之故王者眡朝於路門之內冢宰有以聽邦之小治王者眡四方之朝冢宰爲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先儒以此爲兩事失之○賈氏曰重出冢宰之名據

百官總焉故特云冢宰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

鄭康成曰正正處也○賈氏曰謂正處其所治文書○王昭禹曰爲將受其會故各使之先自正其治也會大計

也○王昭禹曰受其一歲功事財用之計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王昭禹曰受其一歲功事財用之計聽其所致以告于上之事則其吏之治行可知矣於是乎詔王廢置然此非特爲廢置也歲終平在朔易之時亦欲以知所當調制以待正月之吉布施之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鄭司農曰三載考績○鄭康成曰事久而聽之大無功不徒置必賞之○易氏曰歲終之攷黜方嚴則行之以天子之命三歲之攷黜既審則守之以

一定之法司會曰以周知四國之治而詔王及冢宰廢置則廢置之詔王可知也宰夫曰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則誅賞之責於大宰可知也○王昭禹曰不言詔王則歲終廢置尚以詔王其誅賞可知矣

總論會計

呂氏曰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之會聽其致事而詔工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又自考其屬正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於其屬入會政致事下至宮正會其行事而攷其職之所統內宰稽其功事而自攷其職之所統雖醫事之微醫師亦於歲終稽其醫事此各考於其屬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計之煩又專設一司會以攷察之司會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

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於一職之長而後考於一官之長考於一官之長始盡考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故各考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攷於司會則精詳而徧察可以防其隱蔽矣○孫氏曰周之會計惟司徒司寇先會其屬而其餘悉惟大宰是聽以詔王馭羣臣凡廢置誅賞必於會計得之詞事考言皆有紀載之實課功計效不參以毀譽之私然後足以勸羣工黜庶績也宗伯司馬又不自會其屬何也宗伯掌禮而禮費繇於計財之官司馬掌政而兵賦屬於長民之事煩且冗也不若刑官獄訟之事教官土地人民之事煩且冗也

王昭禹曰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略其事簡故至於三載考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孫氏曰昔者平水土教播種開山澤必皆遲之歲月而後有立更歷三代則功成治定玩愒從生在有虞不得不寬而成周不容不密也

總論大宰

孫氏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然後爲一相之任今大宰不過從事文書法令之間無以別於五官奚取一相哉蓋古之論道經邦者未嘗離事物而尚清談文書法令莫非道也故大宰事任之重體貌之尊特加冢宰以別之小治得專聽歲會得專受官刑得專決治令得專出好賜之給於內府者有司可得而共廢置之參乎八柄者有司可得而詔邦國待之均平生齒賴以經制成周委重一相於斯可見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鄭康成曰宮刑在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黃氏曰王宮內外自宮室庖膳醫藥酒漿貨賄嬪婦皆統於大宰而小宰建宮刑以治之○鄭鍔曰攷之於經不見宮刑之目蓋宮中之刑宜隱也觀王族有罪磬于甸人而禮以謂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則王宮之刑宜益加隱可知

王氏詳說曰凡者總之辭凡宮則王宮后宮總在是矣○

鄭康成曰糾猶割也察也○鄭鍔曰糾以察其隱匿禁以止其干犯有內刑以治其糾禁其孰敢犯之哉○愚案糾以察其隱匿禁以止其干犯有內辭不惟禁臣知所畏而後宮近習亦知所畏此乃先王治內之道

鄭鍔曰周家之制有王宮有后宮后宮則王之北宮王宮至尊所居欲其嚴肅必有刑禁以治其政令故使小宰建之然非特治王宮而已凡宮之糾禁皆得以治之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人君雖正身以齊家苟不用刑以威之則或恃恩而無所畏然齊家用刑則

傷恩故使大臣馭之以刑也法在大臣恩在人主家其有不齊乎是刑之建宜使大宰今乃使小宰者豈非大宰論道佐王所以正其身而掌刑以治糾禁近於有司之職非所以尊論道之臣故歟然使大宰之貳掌之則察治者豈不尊且嚴哉

陳及之曰太宰於內外事無所不關預小宰宰夫是其屬官也天官中既有內宰下大夫治王內之政令矣權豈不足以統宮內而又俾小宰之屬預其事何也蓋自宰夫以下即敘宮正宮伯二官宮正掌宮中徒役及諸官府在內者宮伯掌貴游子弟宿衛王宮者彼二官皆命士耳權輕不足以壓人望故又俾小宰宰夫總之若內宰特治王內之政令以禮儀教王后夫人及九嬪世婦耳而宮中徒役宿衛之事無所干預也漢制雖有周官遺意以衛尉掌兵

衛如周官宮正之職以光祿勳掌郎從宿衛如周官宮伯之職而大司馬以三公都試郎羽林之屬凡兩宮地城門衛北軍兵屬焉近周制宮正宮伯之權統于小宰矣

掌邦之六典八濛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司農曰貳副也○楊氏曰小宰司會皆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蓋貳大宰之治也司書則掌其書而已逆邦國都鄙之治則不與焉小宰司會皆中大夫司書則上士則小宰司會非司書之副明矣司書如今監制敕庫之類○賈氏曰逆迎受勾考之使知功過所在也○鄭鍔曰天下之事及當其未來也先求而受之則逆典法則者治之本也從則治違則亂待其已違之後而亂已生然後改之不亦晚乎小宰逆而致之則其弊也在於從違之間於其未至而先鉤考故以逆言之○王氏曰逆者有所治正也有所治正則逆之矣所治在太史則太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太史司會小宰以典法則待之

劉執中曰大宰施六典八法八則於歲首責邦國官府都

鄙以其治者也小宰掌其貳於歲終鈎考其成以會其治之優劣者也故曰以逆其治焉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王昭禹曰九貢九賦九式之書其正在大宰司會而其貳在小宰大府故於小宰言執○史氏曰周之邦財所蓄至於不可勝用豈獨冢宰制國用之力小宰固執其法而不變乃能用之不匱也苟執之不固則始均而終必偏始儉而終必侈雖有法將誰與守貢賦之入歲有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彼有餘此不足小宰均之以俾不給則九式不愆於其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則不之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儀矣

楊氏曰大宰以道揆事王其制國用也惟共王之用如羞服匪頒好賜之類皆得以式均節之故曰均節財用通言財用則邦國在其中矣小宰而下有法守者也量貢賦之入均之以應九式之用則與大宰同而所節則邦之用而已所以共王者不得而與也故以節邦用邦用如祭祀賓客喪紀之類是也司會掌會事而已王及后之服與夫膳禽飲食不會則共王之用者雖多寡之計亦不得而與焉故均節邦之財用而已與小宰之均節亦異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

鄭康成曰敘秩次也（○王氏昭禹曰敘敘其倫之先後也○呂氏大臨曰左傳作秩以正其官如小宰六敘正羣吏是也秩敘不正其餘皆亂）

鄭節卿曰攷之六官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府之敘宰夫掌百官之召令則有胥以治敘官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終必均其秩敘內史以八柄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下而鄉師之與里宰凡邦事令作秩敘凡歲時合耦于耡亦行其秩敘六敘之本末一曰正其位

此則始正其舊敘耳至於進其治而作其事無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怠於是制其食而食有多寡之異聽其情而情有誠偽之不同或陞其次或增其秩而百官府之人雖不待歲終三歲而廢置誅賞可以逆知之矣漢繼周之後有歲終超遷至大中大夫者有一歲而九遷者此皆周人六敘遷轉之遺意也

鄭鍔曰經言羣吏有自大夫以下言之者有自士以下言之者有總六屬之吏言之者如司會言逆羣吏之治則卿以上非司會可得而逆則自大夫以下言之者也宰夫方正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於大夫之下書羣吏則自士以下言之也大宰言大計羣吏之治與此六敘正羣吏則總六屬之吏以言之也蓋大宰所大計者非一官之吏而小宰所正者凡在官府之羣吏也

一曰以敘正其位

王昭禹曰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固有尊卑也位以德興德以位敘因其人之德有小大而授之以位之尊卑則爵以階而升命以等而進矣

○劉執中曰以品秩爲敘則位可正矣

二曰以敘進其治

賈氏曰卿大夫士有治職功狀文書進于上亦先尊後卑也○王氏曰以其位之敘進之進之謂若治目有功進使治凡也

三曰以敘作其事

史氏曰有官斯有職有職斯有事至於各共其事而不敢怠忽者有敘以作之也○王昭禹曰月有所攷以稽其行之有造歲有所會以簡其業之大成此所謂以敘作其事

黃氏曰以敘進其治未嘗不欲其治也又惡其陵節犯上出位邀功故以敘造之頹靡廢曠不可以不戒也則又以

敘而作其事

四曰以敘制其食

王昭禹曰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上農夫食九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而下士之祿與庶人在官者同則食之多寡厚薄固有常數矣以敘制之而先後得其倫則士無素飧而滅裂於其職矣

五曰以敘受其會

賈氏曰歲終進會計文書受之亦先尊後卑也○王昭禹曰功事財用之計謂之會有以會其治者若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是也有以會其事者若宮正歲終則會其行事是也有以會其食者若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是也（○史氏曰非有設以受之則卑之繁數數之告擾不得其要領矣）

六曰以敘聽其情

鄭康成曰情爭訟之辭也○王氏曰自會以上不得其情而至於訟訟則各以其敘聽之○王昭禹曰不曰聽其訟而曰聽其情聽訟者在於得其情故也

總論

陳君舉曰小宰言六敘在前言六計在後此是考課法中間皆是官府事且尋常人說六敘只作尊卑說殊不知此中有尊卑有先後有緩急以敘正其位是尊卑治着功狀也謂如今日朝諸侯且先還諸侯奏功狀其他不干在這裏以敘作其事者謂如今日理會朝諸侯事則朝諸侯事便在前其他且後今日理會祭祀事在前其他又後耳制其食亦有緊慢處如聽其情雖是一人聽了一人說須是有體統朝廷上既將六敘去區處百官便有六

計去察他廉也今一人善便察見得他是此善又或有能而不正者有正而不善辨者各各察他廉庶幾天下無遺材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

賈氏曰立長官必當以屬官佐之邦治得舉也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陳君舉曰六官各六十凡三百六十周天之數也治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

六十有六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耳○易氏曰聖人法天建官天度奇而不齊聖人亦不如是之拘也

鄭康成曰大事則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饔與膳夫共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則各爲一官也○賈氏曰鄭直舉天官之內其事顯者各言其一也其餘若大府則治藏之長地官司市則地官之長春官大司樂則樂官之長夏官司甲則兵戈盾官之長如此之類甚多不可具陳小事專達若天官亦甚衆不可具言也

○史氏曰大事雖略所係則重故當從長小事雖煩所係則輕故當專達○李景齋曰卑而尸大功則勢有所不行尊而尸小功則力有不及故大事則從其長所以示其有所統一而小事使之專達者則在下者亦得以自盡其才此成周之世所以無曠官無廢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賈氏曰六官各有職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

愚案制爲成書則曰典待人而行則曰職六典以書言故及於官府百官之職六職以人言故百官府不必言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王氏詳說曰平詳於經均詳於紀

黃氏曰平邦國均萬民上之財用不節何可爲也故冢宰制國用

劉氏曰邦國制度由天官以裁處故以節財用爲職否則制度崇而力不能供矣○王昭禹曰大宰以道揆之故財欲均用欲節小宰以法守位但謹其出入而已故以節財用而不言均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王昭禹曰教典之爲書教官之爲職同於安邦國而已○賈氏公彥曰大司徒有遺人掌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黃氏曰教之以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是故諸侯各述其職而合邦交之好爲其道通乎下故洪範八政七曰賓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又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是之謂懷賓

賈氏曰教典云擾萬民此云寧萬民擾爲馴馴則寧義無異也

王氏曰教官之屬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可以寧萬民也

○鄭康成曰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

徒有遺人掌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黃氏曰大司幼之序是故諸侯各述其職而合邦交之好爲其道通乎下故洪範八政七曰賓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又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是之謂懷賓

劉氏曰邦國人民由地官以安擾故以懷諸侯爲職否則人民擾而邦國不寧矣○王昭禹曰中庸九經亦終於懷諸侯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王氏曰禮典禮職皆以和邦國諧萬民者蓋禮者體也體定則禮典之爲書禮官之爲職不能有所加損也邦國不和則無與事其先王萬民不諧則無與致其禋祀故禮職以和邦國諧萬民而後以事鬼神也

行先成人然後致力於神斯能以事鬼神也

○鄭鍔曰邦國萬民皆已和諧則明而人心悅矣鬼神依人而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王昭禹曰政典之爲書止於平邦國而已政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服邦國○賈氏曰服由平定使之然則服亦平也均與正義亦一也○王氏詳說曰服詳於平正詳於均

鄭康成曰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黃氏曰軍旅田役貢賦皆司馬政典稼穡財貨馬牛車輦器械之屬聚則公私俱足鄭言職方制貢蓋其一事耳○劉氏曰不以聚百物爲職則兵事興而民力殫矣○王氏曰聚百物以求之邦國萬民而已不能服之正之則其財豈肯供上之所求故政職以服邦國正萬民而後以聚百物也

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王昭禹曰刑典刑職皆以詰邦國糾萬民者蓋刑者形也形成也故刑典之爲書刑官之爲職亦不能加損焉

劉氏曰不以除盜賊爲職則刑罰濫而大寇作矣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王昭禹曰事典之爲書事官之爲職同於富邦國而已事典之爲書止於生萬民事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養萬民也生則使之蕃息而已未有以相養也

愚案事職多百工事百工飭化八材蠻物必有之何以使百物之能生劉氏曰不以生百物爲職則事爲廣而八材枯此乃指考工記補亡書言之非古之事職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百物雖生於土必四民各安其居地利不失其時然後生長繁殖物物皆遂事職之生百物猶三農之生九穀所以言於富邦國養萬民之後

總論

葉氏曰六卿九職各以數字之微使歸統紀一職之內各有條目使就績用充其所行而三材之道無遺憾矣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劉迎曰天下之事無大於賓祭凶荒軍旅田役用人最多分職最衆所以有聯事而合治○黃氏曰凡官府之相關

通者聯合之
王昭禹曰八法之官聯以會官治此云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大司徒曰天地之所合也風雨之所會也兩之謂合衆之謂會會官治則所會者衆矣合邦治則所合者官聯與邦治而已
一曰祭祀之聯事
王昭禹曰玉幣牲牢之屬酒醴器皿之類所用者非一官大宰贊玉幣爵而小宰亦贊之大宰眡滌濯而大宗伯亦宿視之五官供六牲而小宗伯又毛六牲而頒之于五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小宗伯又辨其名物以待祭祀若此類皆祭祀之聯事
二曰賓客之聯事
王昭禹曰大朝覲會同大宰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而小宰亦贊凡受幣之事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大行人亦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大宗伯朝覲會同爲上相而小行人於將幣則爲承而擯宰夫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陳數而掌客亦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若此類皆賓客之聯事
三曰喪荒之聯事
賈氏曰荒謂年穀不熟○王昭禹曰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而大司徒大喪則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而小行人若國凶荒令賙委之若此類皆喪荒之聯事
四曰軍旅之聯事
王昭禹曰古者軍將皆命卿而師旅卒長之屬皆下大夫士掌其事大司徒大軍旅以旗致萬民治其徒庶之政令

而小司徒令萬民之卒伍而亦帥其衆庶鄉師大軍旅正治其徒役與其葦輦大司馬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此類皆軍旅之聯事

五曰田役之聯事

王昭禹曰田所以簡衆役所以任衆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作田役大司馬有蒐苗獮狩之事而大役則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若此類皆田役之聯事

六曰斂弛之聯事

王昭禹曰斂民之財謂之斂弛民之力謂之弛散利可知也言弛則薄征亦可知也大宰掌九貢九賦而大府司會司書之類亦掌之所謂斂也鄉大夫國中貴者

之類皆舍征而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亦掌之所謂弛也

八此類皆斂弛之聯事

凡小事皆有聯

王昭禹曰非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六者之大事餘皆小事也若膳夫之官有庖人亨人內外饔之類通職聯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皆小事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賈氏曰官府中有此八事皆是舊法成事品式依而行之以經紀邦國之政治（王昭禹曰事爲之制物爲之防終始皆備其法一定而不可虧是乃謂之成民有爭焉以此聽之故曰經邦治）

○黃氏曰此即大宰八法官成也八法爲屬職聯成計其目皆在小宰大抵小宰治官府最詳八成所以待萬民之治也事莫繁於此大小宰通職小宰任其繁則大宰所治皆要也其曰經邦治之所由以立也○劉氏曰八成者

民物簿書圖籍之事皆有定制而不可亂所以養民之信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而爲本民無信
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李泉齋曰自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而
紛世變之所極不得不然周公爲周
治若所謂比居簡稽版圖傅別禮命書契大質劑要會無非切切於簿書惟恐防奸之不
密者其待民不既薄矣乎大抵周公制作凡所爲纖悉委曲者不獨爲一時言實爲後
世慮也教化之孚者誠不待要約之固而後世誠信之已薄則文籍之可稽猶足以濟
治道之窮故雖春秋諸侯猶知惡其紛籍則知簡
書之可恨亦足以維持人心周公可謂長慮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王昭禹曰上之所施謂之政下之所從謂之役記曰五十
不從力政則政者力政也施政于上而興力于下故謂之
政役
鄭司農曰比居謂伍籍也○王氏曰聽政役者欲知其可任與其施舍者
之而不服則又以民居正之以國比居正之若後世以簿差役不服則檢視屋產也○史氏曰出則有比入則有居以此聽役則力役省
以此聽役則力役省
民之叛爲不行矣

三曰聽師田以簡稽
王昭禹曰師所以用衆田所以簡衆○鄭司農曰簡稽
卒兵器簿書○王氏曰簡謂閱而選之稽謂攷而計之簡稽皆有書焉簡者
欲知其車徒之所任財器之所出故以簡稽聽之○黃氏曰簿
牛馬器械
皆具於此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賈氏曰在六鄉則二十五家爲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爲
里閭里之中有爭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決之○王氏曰
欲知人民所屬故以版聽之欲知地域所守故以圖聽之○易氏曰版謂夫家生齒之版圖謂土地風氣之圖既有成法矣欲校登其閭里人民之數則以版圖聽之

四曰聽稱責以傅音附別彼列反
王昭禹曰舉物以就貨爲稱謂貨不足者也責其所償者
爲責謂富有餘者也○愚案孟子云又稱貸而益之稱謂舉責也
鄭司農曰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
○賈氏曰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央破之爲二段以別之也要此責者則以傅別券書決之

劉迎曰傅別乃地之券書質劑乃市之平賈朝士之職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此地之有傅也○王氏曰責有傅其事若今責契立保又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是別者判書此地之有別也○王氏曰判書稱責之要也別謂人執其一書其所與之數使責者執之以其償責或不能一而足故也聽地訟以傅別則曲直分矣不然聽稱責以傅別何以繼之聽閭里版圖之後乎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王氏曰禮有數命有等祿位視此以制○鄭康成曰禮之九命之差等○賈氏曰言大宗伯九儀也有人爭祿之多少位之前後則以禮命文書聽之也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王氏詳說曰貸而生息謂之稱責貸而不生息謂之取予地官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貰者各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甸司然後予之此所謂取予也又云凡民之貸者與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此所謂稱責也

王昭禹曰民之通財不能無取予取予者謂彼有所取而此有所予也利之所在而爭心存則取予者不可無書契載於簡牘謂之書合而驗之謂之契○王氏曰契謂人執其一予者執左取者執右合而驗之也別也契也皆要也稱責之謂別則其用以別爲主○黃氏曰書契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則凡者皆有此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

王昭禹曰商賈之阜通貨賄則不能無賣買先王以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防其有爭心焉故大市所以致信也質其事者若今市契立見也劑則爲要書而已正之以質則其人足以驗也正之以劑則其書足以驗也○賈氏曰案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云物用短券今鄭注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者蓋謂前後作二契於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字書字故異於傅別也有人爭此市事者則以質劑聽之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

王氏詳說曰傅別背有手書而質劑則無手書鄭氏之說似出臆說亦似近人情夫結繩作而有書契以書契爲未足而有質劑以質劑爲未足而有傅別取予輕於賣買賣買輕於稱責此三者所用輕重也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古外反

鄭司農曰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王昭禹曰出謂給以用入謂振以藏於財之出入而有治焉小則以月計正之大則以歲會正之如此則財之出入無不當者矣○賈氏曰此出入者正是宮內自用物有人爭此官物者則以要會簿書聽之

總論

王氏詳說曰要之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禮命要會文書之用於公者也傅別書契質劑文書之用于民者也

也○黃氏曰比居簡稽版圖禮命要會皆公私所以質劑財貨車旗衣服禮儀皆有節度傅別書契質劑皆所以通財物也言皆有成法其不協于官府者則取予則以書契質貿則得行焉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鄭康成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黃氏曰聽謂聽察之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計計其功狀也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所以斷其才等也凡此言者有其一皆可以治故謂之治行謂其斷也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愚案廉者猶廉問廉察康成謂六事以廉爲本非也廉特善之小言善則廉在其中而廉非爲善之主後世貪濁者多始以廉潔爲貴周以六計弊吏治先之廉善者問其吏之善否何謂善如詩之淑人君子是也有其善何施而不近厚繼之廉能者問其吏之能否何謂能如

孟子之能勝其任也有其能則何事之不立○王昭禹曰能事神人然後可以典禮能詣入音然後可以樂苟為不能深官曠職者眾矣問及於敬則必其恪居官次於心不欺於事不苟而後謂之敬如或怠忽荒散不得而苟容也問及於正必其操履端方勢而後謂之正如或起信險膚不得而濫大綱小紀不可亂也作聰明者或以紛更之如之何耳目而不能決則吏之能辨與否又如之何而不問以此六者則羣吏之治可得而斷矣

李景齋曰後世考課之法即小宰六計之遺意也雖然吏以廉善為上而能次之故六計必以廉善居其首而以廉能居其次廉敬廉正則以其行已之能敬能正也廉法廉辨則以其之能守法辨事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

鄭康成曰法謂禮法也○昌豫氏曰法式也天下之事不豫則不立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以至軍旅田役喪荒之事凡七者皆國之大事不先具則必有緩不及事之患故平居之際戒其所當為之事具其所當用之物小宰皆以式法掌之而待其事焉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

鄭伯謙曰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今九式之中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飧牽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帛芻秣匪頒而外府共財用之幣齎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勳掌賞地官正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稾人司弓矢司甲兵之類一切皆有式法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之式也○王氏詳說曰七事皆六聯也七事不言六聯之斂弛六聯不言七事之朝覲會同者七事之下所

謂共其財用非斂乎治其施舍非弛乎六聯所言合邦治而已七事則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財用施舍在朝覲自爲一事會同自爲一事賓客自爲一事不可比而同之此又見周公立法之意也

王昭禹曰祭祀所謂吉禮朝覲會同賓客所謂賓禮軍旅田役所謂軍禮喪荒所謂凶禮也禮有五而此不及嘉禮者蓋嘉禮有脹膰之禮則祭祀之事也有享燕之禮則賓客之事也然則言祭祀賓客則足以兼嘉禮矣宗伯正掌禮之官故其事詳小宰治官聯事通職而已故其事略

七事者令百府共（音恭）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鄭康成曰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王昭禹曰祭祀一也賓客二也施舍不給役者○賈氏曰即上六聯注引鄉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是也

王氏曰理其事謂之治爭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而施舍加於人民治訟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治故先言共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王氏詳說曰財用所共自有大府而令之者小宰也施舍所

治自有鄉大夫而令之者小宰也○史氏曰於五禮以法繩其要於七事以令總其繁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鄭鍔曰大宰所贊者祀五帝祀大神享先王之時也小宰凡祭祀皆贊之○賈氏曰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也○王氏曰祼謂祼而將瓚也○陸氏曰商人尊神交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求諸幽故先祼而求諸陰鄭氏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初受而自祼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尊不祼考之禮於典瑞玉人則祼先王賓客社稷宗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祼也○王氏詳說曰祭惟祭宗廟用祼其他天地社稷山川等祭則惟秬鬯而已鬱人之職執鬯人異祼用鬱鬯謂以鬱金草實其中而陳之所謂築之而煮之是也鬯人云掌共秬鬯而飾之社壝用大罍祭門用瓶蜃則是天地

鄭鍔曰祭祀用玉用幣用爵所以見禮神之文祼將之事所以見求神之實王薦玉幣爵而小宰贊之王酌鬱鬯以祼而小宰將之贊則執以授王使薦獻不失其節將則奉以授尸焉大宰無祼將之事其所贊者王祀五帝言之天神不祼也惟人道宗廟有之然宗廟之祼大宰贊王亦不將送其將者小宰特言祼將之事也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賈氏曰凡賓客贊祼者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也（王昭禹曰大享之禮祀先王以祭祀之禮享待賓客所以致敬而神之也）鄭鍔曰凡此言贊皆贊王也考大宗伯之文曰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薦豆邊徹其下乃言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蓋后有酌瑋瓚祼賓之禮偶不與焉宗伯攝之烏可以此贊祼爲助宗伯受爵謂王受賓客之玉幣凡此二事亦贊王受之先儒以爲助大宰非也○王昭禹曰大宰於幣爵之事無所不贊小宰所贊特受幣受爵而已○王氏詳說曰大宰於幣爵言贊不言受此言受又言凡所以見小宰之治其小也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賈氏曰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荒謂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鄭康成曰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襚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賻委之禮○王氏曰喪荒有幣玉則賻贈賻委之物也○賈氏曰大宰不言則此小宰得專受之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

鄭康成曰王每月之小計也○賈氏曰月計曰要每月之

終使官府致其簿書之要受之當先尊後卑故言敘歲計
曰會助冢宰受一歲之計也○王昭禹曰日成掌於宰夫
月要掌於小宰歲會掌於大宰尊卑詳略之敘歲會正掌
以大宰小宰者大宰之貳故贊冢宰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王昭禹曰歲終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
歲且更始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
之宜羣吏治事必有所致以告于上者焉（鄭康成曰使齎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賈氏曰謂使六官各致一年功狀將來攷之故也）大宰於歲終聽其致事小宰則令羣吏致
事而已必小宰先令致事然後大宰得以聽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鄭康成曰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也○賈氏曰大宰以周之正月始和布之天下至此建寅
正歲之正月縣于象魏其小宰亦助大宰帥治官之屬及
萬民以觀之○吳德方曰鄭康成每以正歲爲夏正建寅之月正月之吉爲周正建子之月竊以爲不然周以建子爲正凡事皆用本朝正朔若知有不可行處依前參用前代正朔矣若以歲終爲建亥即始終有接續無緣住兩建寅則歲終非建亥周家自廢其正朔則不必建子可也經中言歲終即繼之以正歲爲初也正月之吉爲周正一歲之始無疑事有非朔日可行故云正歲不拘朔日亦可○愚案此說謂歲終與正歲正月相連不應隔絕固然參以夏人十二月斬木內宰上春獻種中春始耕與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見於周幽王仍襲之後月令次序十二月行事見於秦人未改正朔之初曷嘗不以建寅紀月其餘又見大史正歲年說不可不攷

鄭康成曰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王昭禹曰垂以治象使有目者皆覩徇以木鐸使有耳者皆聞猶有犯焉宜刑之所取也常刑官刑也○黃氏曰常刑謂國法掌在司寇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王昭禹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憲禁于王宮憲謂表而示

之使之知禁之所在○賈氏曰凡刑禁皆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

今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

共則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此王宮中之百官府也蓋百官有治事於王宮者既憲禁于王宮又明爲告令使皆知之○鄭康成曰乃猶汝也○王昭禹曰脩乃職令之各脩所治王宮中之職也攷乃法則令攷而奉行之法以避憲禁也待乃事則其事有待王宮之政令焉故也令以聽王命則欲其疾於聽從故也苟有不共則事上之職怠故告之以國有大刑大刑則非特常刑也故告以大刑以宮刑宜嚴於官府今律宮殿中所坐比常法有加亦是意也費誓於馬牛臣妾越逐不復與夫竊馬牛誘臣妾皆誓之以常刑至於峙乃糗糧峙乃蓄芟不逮不多則誓以大刑蓋事之輕則誓以常

刑事之重則誓以大刑與此同 林椅曰不共者先事之戒不正者已事之弊不明法者臨事之蔽

總論小宰

陳君舉曰小宰之職蓋貳冢宰以掌邦治而宰夫又所以貳小宰也故冢宰掌其典而小宰率其職冢宰操其柄而小宰治其糾禁凡小宰之所以聳動警飭而不敢不勉者蓋曰嚴冢宰也夫是以君宰尊嚴朝廷清明百工稱職而不敢易紀律蓋本諸此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四

後學 戚德 校訂